

留

高

迷

林

籀高述林卷六

瑞安孫詒讓

開禧德安守城錄後序

宋南渡後扼江淮以爲國荆鄂據上游形勝實爲重鎮邊釁一啟則被兵最先其時疆吏以守禦著績者幕僚子弟往往紀錄其事輯爲專書今所存者若湯瑋建炎德安守禦錄則記陳規守德安事趙萬年開禧襄陽守城錄則記趙淳守襄陽事是也與趙同時有永嘉王忠敏公允初者通判德安實繼陳規之後以守城著名陳氏之守德安被圍最久者六十五日趙氏守襄陽被圍亦止九十日至忠敏守德安則被圍至百有八日且其時郡守李師尹懦不解事宣撫

使所遣援兵率觀望不前百計支拒卒完其城功視
陳趙尤偉其子提刑致遠亦有守城錄之作顧世罕
傳帙故宋史遂不爲忠敏立傳又并守城事屬之李
師尹則元時修史諸臣之疏也湯錄自明以來婁經
傳刻乾隆閒進儲 四庫仰邀

高宗御題宸翰炳然昭垂冊府趙錄雖不顯近時亦
有梓本獨王書久無箸錄編素黷黯幾於隳失同治
丁卯冬家大人始從忠敏裔孫仲蘭孝廉許得此錄
寫本乃其族纂修譜牒時多謄福帙猶宋本之舊乃
與中父各鈔一冊弄之復因原鈔繕錄未精文襍句
揃不可卒讀乃命詒讓悉心讎正訂其踳誤疑不能
明者則闕之至書中所紀事實雖斟之史文不無悞

濫然芻櫓羣籍則左譴僚如如錄載開禧二年十一月五日壬午金人至棗陽十二日巳丑破隨州十七日甲午至德安與宋史所載十一月辛巳破棗陽壬午破隨州十二月戊申圍德安日名雖異而趙錄亦載十一月五日金人犯棗陽正與此合足徵其爲實錄它如載金人至棗陽宿將馬拱趙錄作拱張虎韓源死之應山戍軍雍政馬謹以救拱等敗死惟政潰圍僅免其事史所不載而趙錄亦詳紀之又載教授陳之經與監稅蔣梓告急行在葉忠定水心集陳朝請謙墓誌亦有德安教授陳之經見韓侂冑慟哭陳州無援兵事彼此鉤覈可以互證然則此書所紀雖一人一時之事而爲讀宋史者拾遺補闕其足與湯趙二

錄並傳固無疑也壬申十月家大人以此書開彫於金陵殺青既竟乃命詒讓埏識其源流并箸其足與它書相參證者綴諸簡末世有綜緝錄略如鼂昭德陳直齋其人者庶毋以晚出之書疑其誣僞爾

集韻攷正跋

集韻雖修于宋人而故書雅記所載奇字異音甄采致備較之廣韻增字至二萬七千有奇自李登聲類已來音韻書之眩博無有及之者且其時唐以前古籍存者尙眾其所徵引若呂忱字林蕭該漢書音義之屬今並亡失采輯家多據呂鉤沈補逸誠韻誼之總匯也顧其書元明之際不甚顯亭林顧氏作音論遂疑其不存康熙閒朱檢討彝尊始從汲古毛氏得

景宋本屬曹通政寅蔡于揚州其本彫鏤頗精而讎

校殊略文字譌互寢失本真治小學者弗心慊也乾

嘉曰來經學大師皆精挈倉雅其于此書率多綜涉

呂誥讓所聞則有余仲林蕭客段若膺王裁鈕非石

樹玉嚴厚民陳碩甫魚汪小米遠孫陳頌南慶鏞

諸校本無慮十餘家顧世多不傳其傳者又皆屢轉

迻錄未有成書且諸家所校大都馮據宋槧稽誤同

異于丁叔雅諸人修定之當否及所根據之舊籍未

能盡取而覆案之也吾邑雪齋方先生博綜羣籍研

精覃思儲藏數萬卷皆手自點勘而於集韻致力尤

深既錄得段嚴汪陳四家校本又曰經典釋文方言

說文廣雅諸書悉心對覈察異形于點畫辨殊讀于

翻紐條舉件係成攷正十卷蓋非徒刊補曹本之譌
妄寔能舉景祐修定之誤一一理董之是非讀集韻
者之快事哉

論議

束髮受書略窺治經識字之途徑

竊聞吾鄉修學之儒自家敬軒編修外無及先生者
徒以白首校官名位不顯身後子姓孤微遺書不守
輒失者不可勝數嘗見邑中李氏所藏東萊讀詩記
胡氏所藏困學紀聞皆先生校本旁行斜上丹黃爛
然又見海昌蔣氏輯補隅錄知先生嘗校王定保唐
摭言其所攷證多精瑁絕倫此書手槁本先生沒後
亦輒出爲先舅祖項几山訓導

傅霖

所得幸未隲隊

家中父從項氏寫得福本而

論議

又于林子琳丈

彬

許得先生所箸韓昌黎集箋正平議精案迴出方崧

卿陳景雲諸書之上深幸先生遺箸後先踵出不可
不爲傳播遂請家大人先以此書彙之鄆中而工匠
拙劣所刻不能精善修改數四乃始成書項氏所弄
手彙閒有刺舉元文而餽其校語者殆尙未爲定本
今輒就管窺所及略爲補注詒讓檢覈之餘閒有條
記又嘗得錢唐羅鏡泉呂智校本及長洲馬遠林鈔
景宋本校勘記其所得有出先生此書之外者行將
續輯之呂竟先生之緒焉光緒己卯二月臘後學孫
詒讓記

沈丹曾東遊日記跋

光緒己亥秋日本大治兵於其國之橋本歐美各國
觀戰者四集而閩沈丹曾觀察以蜀帥奎公檄往四

閱月始歸記其所見爲書一卷於兵事外務及工藝商務而於學校尤詳蓋觀察以喬木世臣負經世之學故此行於宋敵自鏡之道尤所致意而以興學與強兵理相通貫則其義尤閎深非一曲之士所能識也詒讓不習兵事而少治周官經嘗謂周之六軍出於六鄉七萬五千家遠郊之內地不逾四同而立鄉學六州學三十有五黨學百有五十國學郊學尙不與焉其學制之詳如是斯非學校與軍制相輔之義證乎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教之云者納之學校而以德行道藝督課之非徒習擊刺進退已也百年以來西國驟強日本亦奮於東其學堂之盛與兵力之強適相應而我國以不識字之將率頑獷

拙之兵以應之宜其不相當也自甲午款議成後深
識之士始知興學爲自強之基中外學堂林立而論
者不察猶或斥爲西法新法不知以學校治軍本於
周禮固中國二千年前之古法也余讀觀察此書既
終卷輒揭其微旨而摭周軍制學制以證明之冀爲
討論國聞之助豈弟侈遊覽之奇哉庚子五月
書說文玉部後

許君此部說瑞玉名義咸本禮經於周禮大宗伯典
瑞玉人六玉六瑞之等拊摭無遺惟琥瓏二文相連
說解特爲詭異琥注云發兵瑞玉也爲虎文又瓏注
云禱旱玉也爲龍文則三禮經注咸無是義琥爲大
宗伯禮天觀禮方明六玉之一非發兵所用聶崇義

三禮圖引鄭康成禮圖云白琥爲伏虎形孔奭軒謂
當爲琮之半琮圓有觚棱故半之爲琥有如伏虎形
其說最塙則是形類虎而實非爲虎文也至瓏爲龍
文則絕無徵驗近代治許學段嚴諸家未有能通其
說者偶讀御覽珍寶部引呂氏春秋云戰鬪用琥與
發兵瑞玉義似相近又云成功用璋大喪用琮檢今
本呂覽悉無此文繼攷段成式西陽雜俎云安平用
璧興事用圭成功用璋邊戍用珩當爲六玉之黃璣
戰鬪用璩當作璩城園用環災亂用雋疑璩大旱用龍
璩當作璩大喪用琮其文較詳而不箸所出書殆全本呂
覽也其璋琮二句與御覽引呂書亦正同以二書互
證知許書琥瓏二字自據呂覽佚文爲釋琥爲虎文

則隴爲龍文義正相儷此疑亦漢人說呂覽佚義在
高誘前者九玉蓋據六國時制與禮經瑞玉自不相
應也許書根據博奧自九經外先秦諸子靡不甄綜
今本呂覽殘缺既無九玉之文御覽所引又止三玉
唯賴段少卿所述存其較略足見古書亡佚非博稽
精勘未易究其根底也

書顏師古漢書敘錄後

小顏注漢書常引鄧展說敘錄云鄧展南陽人魏建

安中

建安中魏武帝紀元以爲奮威將軍封高樂鄉侯

然三國志魏志無展傳惟裴氏文帝紀注引典論帝

自敘云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

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蓋

卽此人而魏武帝紀注引魏書建安十八年操辭九
錫時上書勸進者有奮威將軍樂鄉侯劉展疑亦高
樂鄉侯鄧展之誤是展事曹氏以功封鄉侯其與魏
文又爲霸府交遊旣侍文燕之席復與推戴之班蓋
以武人而擅漢聖者建安多才展亦其一矣

嘉靖本周禮鄭注跋

周禮單注本傳於世者以明嘉靖放宋刊本爲最佳
阮文達謂其依北宋本合以傳校諸南宋本勘之固
皆出其下然明刊原本於桓字開沿宋諱闕筆則其
底本雖出宋槧亦必在欽宗以後或南渡後覆刊北
宋本與然今不可攷矣明印本流傳頗尠黃蕘圃嘗
據以重刊然以眾宋本參互校定與景寫覆刊定不

同也讓卅年前侍先君子江甯巡道署時仁和邵子
進大令需次治城亦同寓官齋出所藏明刊原本見
示蓋海昌陳仲魚舊弄本而子進尊人位西世丈收
得之者冊端有丈題字亦推爲佳冊時余方艸荆周
禮正義長編以黃校本盛行於世未遑段校也旣先
君子移官皖鄆讓皆侍行比重至江甯則子進已物
故其家旋杭余頻年治周禮每見阮氏校勘記所舉
嘉靖本異文校以黃本或不合竊滋疑懣而無從究
其根柢輒心念邵臧本不置逮光緒癸卯聞子進令
子伯綱已捷南宮入詞館馳書賀之并乞段明刊周
禮未幾伯綱以臧本寄至則書冊完善與前在江甯
時所見無異竊歎伯綱之能珍護手澤爲不可及而

余以衰老餘年得重見此本校其同異亦殊非意念所及矣黃刻後附札記自著其義例云於經注訛舛之字悉校宋刻正之至於嘉靖本之獨勝於各本者其佳處不敢以他本易之又云此刻係校宋本故改字特多然必注明以何本改定非妄作也所論亦自矜愼然以明槩原本對校其言殊不售也蓋原刊經文大致依開成石經譌掇頗尠合檢黃本如追師經爲副編次次譌作取大司徒經阜蕃蕃譌作藩遂師經抱曆曆譌从广基大夫經居其中之室以守之以譌作而射人經其摯摯譌从執注譌同大司寇經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上於字譌作于經例用古字宜作于而此經則各本皆作於不作于蓋其譌已久且黃本下於字仍依原本作

於則上千字非依字例校改明矣

掌囚經適市市譌作士弓人經斷

摯必中摯譌作摯皆原本不譌而黃本轉譌者注中
譌字尤不可枚舉如小宰注要會謂計最之簿書謂
譌作諸庖人注禽獻獻譌作獸醫師注身傷曰瘍傷
譌作瘍大司徒注通財財譌作材載師注在野則曰
草茅之臣茅譌作莽司門注死國事者之父母也挽
者字而止客以俟逆逆譌作迎委人注凡疏材疏譌
作斂職喪注含襚襚譌作隧詛祝注使祝爲載書書
譌作辭小史注欲誅於祝史誅譌作誅司弓矢注弱
弩發疾也疾譌作矢大司寇注對之外朝門左對譌
作樹士師注舒民心也舒譌作紓大行人注以所貴
寶爲爲摯摯譌作贄陶人注鬴受三斗受譌作實匠

人注正門譌作正朝杜子春云杜譌作鄭弓人注栗

讀爲榛栗之栗首栗字譌作桌

桌栗古今字注例用合字當作栗

原

本及宋以來各本皆不譌而黃本獨譌又如瘍醫注

丹沙宋明各本皆作砂俗字也惟嘉靖本作沙爲近

古此正所謂獨勝於各本者而黃本轉改從俗斯尤

慎矣又有明刊譌而黃本失校者如天府注司祿文

昌第六星文昌譌作文星伊耆氏注當以王命受杖

者受譌作授弓人注邪行絕理者重絕理二字黃本

並沿襲未及改正又如大司徒注核物梅李屬各本

並作李梅小宗伯注鄭司農立讀爲位各本立上並

有云字豕人注大夫士以咸各本並無士字喪祝注

防爲執披各本爲並作謂

以上諸條阮記亦失載

若此諸條義

雖可通而與舊本迥異黃本札記亦絕無楊箸皆其
疏也至經多古字注例多用合字宋以來版本多誤
改段懋堂臧拜經首發明茲例黃氏重校亦特致意
於此如于於聯連表邪諸字黃多改注從合字是也
然或改或否不能斟酌畫一又有明刻與字例符合
而黃本反不從之者于於二字錯互尤多又經注脩
錯出皆當作脩黃本亦多謬
合不莫能窺其意旨所在豈刊成後黃氏不及覆審
故多留此罅隙邪余箸疏義於鄭注咸依嘉靖本爲
正然鄉者僅據黃校本而略以阮記及他宋槧補正
其說譌合以明刊詳校迺知黃本之不盡足據堯圃
校讎之學得之段懋堂顧澗菴所刊書最爲世所珍
而迺疏悟如是信乎校書之難也今春多暇竭兩旬

力校竟歸之伯綱因略記其舛互諸條以識黃本之誤藉以自釋疑眩且俾後之校讀此經者得有所別擇知明刻實原出北宋精槧而黃校是非錯出殊失嘉靖之舊勿徒震其寫刻之精遽奉爲佳本斯爲善讀經者爾

禮記子本疏義殘本跋

羣經義疏之學權輿於六朝唐貞觀羣儒根據舊疏綴集刪定以應勅旨而遽尸其大名實則平議之精審援證之奧博皆由於作奏之葛龔爾六朝舊帙存者惟皇侃論語義疏猶完具而徐彥公羊疏或謂卽徐遵明則苦無塙證此外咸湮滅不傳是書爲日本國島田翰所得殘本僅存第五十九卷喪服小記半

篇疏中有灼案云云島田氏據陳書儒林傳定爲鄭灼鈔皇侃疏爲之隋志所載之皇氏禮記義疏有二部其九十九卷者卽此本藤原氏日本國見在書目著錄稱禮記子本義疏百卷爲并目錄數之其攷證頗詳塙隋志不箸灼名而陳書灼本傳亦不箸此書子本之名他書未見疑卽灼所題以別於皇疏原本者子本猶別本云爾大抵六朝經儒喜爲鈔集義疏之學故隋唐志箸錄一經有多至數十家者或不箸姓名或一人之書而有數帙職是故也灼爲皇氏弟了此本卽全錄師說其所增補及駁正他說者皆署名以別之則知凡不署名者皆皇義也此實遠勝唐人之乾沒舊疏其所援引馬融王肅劉智蔡謨庾蔚

之賀瑒崔靈恩佚說甚多尤足寶貴唐脩三禮疏義孔氏禮記最爲詳博卽以皇氏及熊安生兩家爲藍本以此卷校之剽襲之跡昭然足以發冲遠之覆矣其稅服疏義引左氏僖三十三年傳無禮則脫服本作兌注云兌不慮也與杜本作脫異今孔疏不載近人采輯左傳賈服解詁者皆未見此條亦可據以校文補闕蓋不徒禮服古義藉存一二已也

薛尚功鐘鼎款識跋

今本薛書二十卷晁昭德讀書志及宋史藝文志著錄並同而直齋書錄解題及吾邱子行學古編則云十卷紀文達疑當時原有二本今攷之殊不然也蓋此書在宋時自薛氏手寫本外止有石本法帖無版

刻本曾宏父石刻鋪敘載法帖本刊於定江公庫者

正是二十卷而吾氏所見十卷本亦云刻於江州定

江卽江州同出一地其非二本殆無疑義檢手蹟本

冊首元人題字云予讀薛尚功集古金石文字歎其

博及見謝長源所收尚功寫本乃知今石刻僅得其

半而寫本字畫爲精

未題至正元年後五月廿二日靈武幹王倫徒克莊在武林驛

以此題推之蓋定江石本南宋中葉已缺其半陳直

齋所見卽不全本實無二刻也余嘗以曾氏所記定

江本校今版本及舊景鈔手蹟本惟石本題法帖而

手蹟本則無此二字其目次首尾悉同惟第十九篇

今本以注水匭殿末而曾載石本目匭在洗上律管

下今攷律管與匭同爲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

造二器自宜相次似當以曾所記爲優也定江元石
元以後久佚舊拓亦絕不易觀而手蹟本明時尚存
朱謀聖據以重刊嘉慶閒阮文達以朱本刊於杭州
序稱家有宋時石刻鈔本蓋兼以法帖本校定者余
少嗜古文大篆年十七八得杭州本讀之卽愛翫不
釋嘗取攷古博古兩圖及王復齋款識王隸集古錄
校諸款識最後得舊景鈔手蹟本以相參校則手蹟
本多與攷古諸圖合杭本譌誤甚多釋文亦有舛互
如應侯畝應誤爲雍張仲簠與復齋所引異皆手蹟
本不誤而杭本反誤者則阮校未爲精審也手蹟本
冊端所摹宋元明人題字十則咸翰墨精雅足攷此
書原流朱謀聖本亦有之其弟二則云嘉熙三年冬

十有一月望後十日外孫朝請郎新知臨江軍事楊伯岳拜觀於廿四叔外翁書室後繼以周草窗跋云後二十年弁陽周密得之外舅泳齋書房伯岳卽撰九經補韻者泳齋亦卽伯岳別號見草窗雲煙過眼錄若然宋時手蹟本曾臧楊泳齋家後歸草窗而泳齋亦得之外翁某家三易主而皆以外家相傳授亦儲臧家嘉話餘如柯丹邱張天雨諸題皆佳而杭州本盡刪削不存亦殊可惜後有重刊者當補摹之也余昔嘗欲綜合諸本重爲校定曩張獻山先生爲余言松江某氏有宋拓石刻本尙完具惜不得段校附記之以族它日儻得慰此宏願爾

日本刊孝經鄭注跋

右孝經鄭注一冊日本寬政六年刊本寬政爲彼國孝格天皇紀元六年甲寅當中土乾隆五十八年冊末有岡田挺之跋云羣書治要所載經文不全者據注疏本補之今檢治要卷九孝經下所載注勘之悉同其治要所未引者此本皆有經無注則挺之依注疏本補苴之者于注文固無所沾益也治要所鈔諸經其注皆不著撰人疑卽魏鄭公隱摺舊注爲之如周易多取王注尙書多取僞孔傳左傳多取杜氏集解是也孝經注與近人所輯鄭注佚文多舛謬以元疏陸音所引孔安國馬融王肅韋昭殷仲文謝萬劉瓛諸說校之亦竝不合竟不知據於何本挺之於鄭學蓋未能深究奧窔故於元陸諸家所引鄭本異文

佚義皆絕無甄采僅從治要鈔出爲此本竟署爲鄭
注固臆定無左驗臨海洪氏孝經補證遽奉爲眞鄭
義疑矣然此注雖不出康成要是魏鄭公前舊詁故
治要得采之非貞觀以後人作也此本流傳入中國
時治要全本尙未顯於世故阮文達孝經校勘記敘
遂斥爲日本人僞撰不知舊跋明云出治要固未嘗
深沒其根氏也丁卯八月秋試畢於吳山書肆偶見
此冊雖無裨攷覽以其爲海外舊帙以百泉收得之
因識其後

翟氏籀史跋

此書世所傳者止上卷其下卷有錄無書王復齋鐘
鼎款識周師旦鼎云翟耆年伯壽籀史作大姑鼎款

文四十一字又鉅仲簠云麇翟乙穴反鉦翟作鉦充
仲反鑪翟徒兮反畀歐翟作萬今本竝無之當在所
缺下卷內矣此書援據詳博足資攷證若周穆王東
巡題名及徐鉉古鉦銘皆金石家所未及而流傳梓
本譌文殊衆古鉦銘下云石刻之首題曰鑪齊篆鑪
字見說文口部卽古文古字也齊在說文爲齊字古
文此當藉爲文字絳州龍興宮唐李訓等立大道天
尊象碑云餘魂休喘情不逮齊亦以齊爲文卽此所
本也鑪字亦近時昭文張氏金山錢氏諸刊本鑪字
舛誤幾不可辨古文放失此等字寫官旣不能知其
點畫而校書者又漫以不識置之宋以來字書往往
有之不厭此書也

隸續跋

今本隸續第二十卷有盤洲跋云隸釋有續二十一卷不云有碑式碑圖此淳熙庚子初刻隸續跋也盤洲集別載淳熙辛丑所作隸釋跋稱合隸續編刻之爲九十四卷則有圖式八卷在內而不復有釋續之分矣今所傳泰定本乃後人集諸殘本編之蓋襍有前後兩刻之文故書名仍前刻而有碑圖碑式其卷二所載公乘伯喬殘題名一行曰廣都公乘伯喬一行曰曹守長鄆審叔雍者卽卷十四高睽石室六題名內第三第四兩行特以曹爲昌以雍爲惟釋文小異爾此必合編前後兩刻其繆文之芟削未盡者婁彥發漢隸字原卷首所載碑目敘次悉循洪釋惟此

條作永元十六字與今本隸續不合足證今本此卷爲前刻殘帙所據者後刻合編之本已削去此碑以永元十六字補其空矣翁氏兩漢金石記附洪書目次考於永元十六字乃以婁氏改補續增爲疑記中載趙晉齋所藏宋拓公乘伯喬題名亦但知其爲隸續卷二所載而不知其卽高睱石室六題名之殘拓則但見隸續前已著錄不復細檢後數卷故不能得其參差異同之故也

隸續第二跋

文惠諸跋攷證史事殊淹博通鑑胡景參注引隸釋攷正兩漢志會稽東部南部都尉治地舛悞論尤詳覈爲唐宋輿地書所未及檢今本隸釋無此文隸續

第十三卷末豫州刺史路君二闕跋云東部說在前
卷當卽指此條而前十二卷亦無其說蓋今本隸續
乃元人掇拾殘本重編爲之以漢隸字原所載洪續
舊本碑目覈之闕第四卷武君闕銘韓勅孔林別碑
兩側題名功曹史殘畫像雍邱令殘畫像成王周公
畫像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頻陽令宋君殘碑凡七
碑然則景參所引卽路君闕跋佚文無疑也然路君
闕婁氏云永平八年止則又卽豫州刺史闕之一蓋
此闕洪氏元書本先後重出書中若郭旻碑前後兩
見卽其例也覃谿兩漢金石記嘗據陳思寶刻叢編
補隸續缺卷跋十餘則而未及此偶讀通鑑注得此
條雖景參不無刪潤而大致尙完具漫錄汪氏刊

本冊後以詒後之校補洪氏書者其訂定漢東部都尉治回浦章安論致精塙温州卽漢東部屬境此於吾鄉輿地沿革尤足資攷證爲錄出之亦冀常得自省覽也

通鑑漢紀五十四胡注引洪氏隸釋据西漢志曰會稽西部都尉治錢唐南部都尉治回浦李宗諤圖經曰文帝時以山陰爲都尉治元狩中徙治錢唐爲西部元鼎中又立東部都尉治治光武改回浦爲章安以治二東侯官吳孫亮傳曰五鳳中以會稽東部爲臨海郡孫休傳永安中以會稽南部爲建安郡沈約宋志曰東陽太守本會稽西部都尉又曰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前漢都尉治

鄞後漢分會稽爲吳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續漢志章安故治光武更名晉太康記本鄞縣南之回浦鄉章帝立未詳孰是又曰司馬彪云章安是故治然則臨海亦治地也張勃吳錄曰是句踐治鑄之所後分爲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杜佑通典曰後漢改治縣爲候官都尉後分治縣爲會稽東南二都尉今福州是南部台州是東部又曰二漢會稽西部都尉理婺州數說異同各有脫誤當參訂之自秦置會稽郡其治在今吳門至順帝分置吳郡而會稽徙郡於山陰以浙江爲兩郡之境故錢唐在西漢時屬會稽所以爲西部治所及會稽移於浙東則西部亦移

於婺女回浦後改章安乃會稽之東部今台州蓋
其地治縣則是南部本鄞之南鄉或云東部治鄞
因致休文之疑然鄞及回浦皆西漢縣名謂西漢
割鄞而置縣或未可知至章帝時回浦已非鄉矣
太康所紀亦誤也前志注會稽之治縣云本閩越

地

案此顏注非
班志本注

續志曰章安故治閩越地光武更

名因脫其中數句劉昭補注惑於太康記而休文
復不能剖判也當云章安故回浦章帝更名東候
官故治閩越地光武更名於文乃足此郡之未有
東部候國四字却是衍文候與候相近而南部所
治故文有錯亂班史注回浦爲南部司馬彪謂章
安是故治張勃謂分治爲東南二都尉杜佑謂二

漢西部皆在婺女圖經以治爲東部皆誤也

竄橫詩質跋

右五言律詩一卷周季貺先生之所箸也先君以道光庚戌成進士與祥符周叔漂先生爲同歲又同入史館春明文讌往還最密先生昆弟五人咸以高文邃學名重一時而季弟季貺先生學尤淹洽喜收藏異書著錄數萬卷多宋元舊槧及乾嘉諸老精校善本三榮郡齋不是過也先君曩官江東季貺先生亦需次閩中時馳書從先生借鈔祕籍輒錄副見寄手自理董丹黃襍還精審絕倫詒讓嘗與校讀每伏案欽誦以爲抱經蕘圃未能專美旣而同歲老友譚君仲脩復爲誦先生所作詩詞尤多造微之作則又竊

歎先生述造之富非徒爲校讎略錄之學也比先君以太僕引疾歸里十餘年季貺先生亦解組歸寓吳門書牘疏闊久不相聞光緒乙未冬先生外孫冒鶴亭孝廉來瑞安得從問先生起居出示先生手定五言律詩五十餘篇蓋先生少年時箸集甚富晚年手自刪簡又質之仲脩相與商榷僅存此一卷高眇之致寓諸平易嶽奇之懷返之沖澹杼山長老有云清景當中天地秋色可與論先生之詩矣詒讓少時先君嘗授詩法稍長治經史小學此事遂廢閒有所作神思蹇鬱不能申其悵每念袁簡齋砭閒如先生語輒用內愧今讀先生茲集託興孤邁妙造自然益復爽然自失夫商彝周鼎範製簡樸而非巧治所能放

造此豈涂澤雕繪者所能窺其萬一手獨恨先君於前年冬弃養與季貺先生卅載神交未得一見茲集此尤孤露餘生所爲展卷而泫然實涕者已

書宋史葉適傳後

宋史儒林傳永嘉諸儒與者六人而葉水心傳載其贊趙忠定立甯宗及制置江淮守禦事尤詳然於其學術大端略不之及惟云雅以經濟自負而已殊爲疏略且所敘官閥亦有夔有誤今謹采諸書攷正之傳云光宗嗣位由祕書郎出知蘄州入爲尙書左選郎官案中興館閣續錄祕書郎題名葉適淳熙十六年五月除是月爲湖北參議官水心集蘄州到任謝表亦云始參戎幕無取可書驟借專城以恩被錄然

則水心實由祕書郎出爲湖北參議由參議改知蘄
州也本集又有除淮西提舉謝表云臣暫領蘄陽未
彰善效弗諳淮土早動鄉情是知蘄州後復有淮西
提舉之除集有淮西論鐵錢五事狀當在其時而史
皆不書是誤矣傳於遷左選郎官後卽接敘水心
贊光宗內禪事云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嘉王卽皇
帝位遷國子司業蓋謂遷司業在紹熙五年七月甯
宗卽位後合攷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云紹熙末年
光廟不過重華宮諫者盈廷中外洶洶未幾壽皇大
漸諸公計無所出水心時爲司業御史黃公度使其
壻太學生王斐仲溫密問水心曰今若更不成服何
如水心曰如此卻是 夫也仲溫歸以告黃公黃公

大悟而內禪之議起於此矣吳爲水心弟子所記當得其實史謂甯宗卽位後方遷司業誤也錢曉徵宋史考異嘗以本傳詳載光宗內禪事謂修史者采誌狀之文不免誇飾然趙忠定策水心贊助之力爲多載之本傳自宜詳悉而觀此復誤諸處可知修史者雜采他書並非根據誌狀故疏舛若是矣

書顧長康列女傳圖後

儀徵阮氏景刊宋建安余仁仲本附圖列女傳首題晉大司馬參軍顧凱之圖畫顧千里校刻列女傳因王回序有好事爲之圖之語疑爲宋人所僞託江鄭堂則云嘗見趙文敏臨顧長康列女傳仁智圖其畫象佩服與此同阮文達亦云嘗見內府唐宋人臨長

康列女圖與此悉同而微有減小竊謂顧圖真跡宋時尙存箸錄宣和畫譜則此圖流傳撫繪遠有端緒必非余仁仲所能假託項檢呂與叔攷古圖卷八琫琕下畫一人佩劒而立引李氏錄云觀顧長康所畫列女圖楚武王所佩刀如是以校余本卷二楚武鄧曼傳圖所畫形制正合李伯時蓋親見長康圖者其所摹校之趙摹尤爲塙鑿晉宋丹青名蹟今希覲如星鳳而此圖全袂猶首尾完具雖復麻沙棗木傳刻而虎賁中郎典型具在劇可寶貴故拈出之以證江阮賞鑒之不謬焉

書洪氏泉志後

洪氏此志所載古泉皆以梁顧烜泉譜爲祖本而卷

六兩銖錢引顧烜曰劉氏錢志所載奇異希有原始未聞是劉志又在顧書之前爲祖本之尤古者而洪志不詳劉氏爲何人近代泉譜家亦未有能攷其書之原委者余謂隋經籍志子部五行類相馬經下注梁有劉潛泉圖記三卷亡泉卽錢字記志古通劉氏錢志必卽泉圖記也梁有者謂阮孝緒七錄有此書隋時已亡以隋志義例論之此書當入史部譜系類與顧烜錢譜相屬而入五行類者因七錄部分與隋志四部不同故牽連附注每多舛悞劉書旣亡脩史者不辨其書爲泉譜因循阮錄舊弟增見於相馬經之下故自來攷古家未有稽討及之者劉潛字孝儀以字行爲劉孝綽弟三弟梁書及南史並有傳唯載

有文集二十卷而不及泉圖記可據隋志以補其闕
孝儀與顧烜同時而其書蓋先出故顧氏得據以著
錄矣

書大戴禮易本命篇盧注後

盧僕射注援證古籍殊駁博此篇云齧吞者入竅而

卵生咀嚙

舊本謂嚙從王石羅校正

者九竅而胎生注引異物志

云狸十有一種囊狸卵生也此獸古書皆未見近見

泰西動物學書記奧大利亞洲有獸名哈利麼格拉

者似彘生殖器與肛門同一穴與鳥同牝者遇生殖

期腹部生皮囊容卵其中而孵化而英人李提摩太

地球卷民關繫謂奧洲有奇獸名莫雅累馬他者便

溺如禽無乳胸前有袋乳自袋上毛孔流於袋疑同

物而異名也此獸介於鳥獸之間蓋獸類之至賤者
近是囊狸矣奧洲又有鴨背獺亦入竅卵生但無袋
耳而有袋之獸又有更格盧及袋鼠亦曰囊鼠諸種
奧洲及南亞墨利加洲咸有之但唯有囊而非入竅
卵生與前兩獸小異而大體略同泰西儒者以天演
論地學謂上古生物嬗化自鳥而獸故獸屬最古者
或入竅卵生及袋獸之等類亦最古中古魚子石層
初見鳥獸之迹卽有其殭骼今他洲皆無惟奧墨兩
洲新闢始有之乃其類種絕滅之僅存者據異物志
似亞洲古亦有此等獸今年久無復遺育異物志書
又久佚非見盧君此注幾不復知有是物矣中土人
民繁育蹢迹屏迹自五洲通譯以來所紀異獸奇魚

如山海經狢徐文鯨之屬彼土悉實有其物而華人不復識其名囊狸亦其一也謹表出之以告世之爲莊武博物之學者

書華陽國志序志篇後

常志敘述華贍無後世地志附會緣飾之習然亦有沿襲鄉曲傳聞未盡翔實者如此篇云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則彭祖本生蜀爲殷太史云云攷論語鄭注以老彭爲老聃彭祖包咸則據大戴禮虞戴德篇以老彭爲商賢大夫惟高誘注呂覽以老彭爲卽彭祖常說與呂覽注正同雖不甚塙要亦漢儒舊義也其以彭祖爲蜀人者本志蜀志云武陽縣有王橋彭祖祠劉昭續漢郡國志注犍爲郡

武陽下引益州記亦云縣有彭祖冢上有彭祖祠此蓋附會祠冢鄉壁虛造之說其云爲殷太史者亦無見文惟莊子音義引世本說彭祖在商爲守藏史又卽老子其說甚 帝繫彭祖爲陸終第三子史記索隱引世本及韋昭鄭語注並謂彭祖封大彭卽彭城則在今江蘇徐州府銅山縣境無緣遠產蜀中常氏誤采之斯亦文人嗜奇之敝與

牟子理惑論書後

牟子三十七篇唐宋以後世無單行本近世毘陵孫氏始從釋氏弘明集鈔出刊行首尾尙完具可讀其首自敘云先是牟子將母避世交趾被州牧優文處士辟之牧弟爲豫章太守爲中郎將牟融所殺時牧

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乃請牟子之零陵桂陽假
涂通路云云攷吳志劉繇傳載笮融至豫章殺太守
朱皓而士燮傳載交州刺史朱符爲夷賊所殺其時
代適相值繼符領交州者爲張津賴恭步騭戴良無
朱姓者則此所謂州牧者卽朱符所謂牧弟爲豫章
太守者卽朱皓也笮融始末陳志均見劉繇傳而不
詳其官闕據裴氏孫討逆傳注引江表傳知其嘗爲
下邳相皆不云爲中郎將朱符朱皓事陳志所紀尤
疏略据此書知其爲兄弟此亦爲陳志裴注作補正
者所當知也理惑論雖多牽綴經典闡揚象教于儒
術不無離合要其文字則正援證奧博非辨正破邪
諸論所能及其弟八篇云孔子反頽說文頽頭妍也

从頁翩省聲讀若翩徐楚金繫傳云書傳多言孔子反宇作此顛字廣韻顛字注亦云孔子頭也楚金所謂書傳不采何書而今所見漢晉以前舊籍述聖表者多言反宇或言反圩論衡骨相篇云反羽則顛之壞字惟此書正作顛字足證徐義若然顛與宇羽互通則正當从羽聲與說文聲讀迥異也又論中難疑荅問多引老子而末篇云所理止于三十七條兼法老氏道經三十七篇今世所傳河上公注本老子分八十一章晉王弼注本唐傳本校本悉同而漢書藝文志載老子有傅氏經說三十七篇彼此互證知漢人所見老子固分三十七章今河上注不爾足明其爲僞本矣此書塵霾梵夾爲儒者流覽所不及故唐

以前史注類書援引甚夥孫氏始表章之而未暇爲之攷覲文字長夏多暇偶得鄂中新刊本檢平津舊刻讎覈一過記憶所及輒牽連書之俾世人知兩京遺笈雖佛道家言猶足資攷證也

書洪筠軒校正竹書紀年後

汲冢紀年舊本佚於宋時今所傳乃明人掇拾爲之近臨海洪氏校本略復舊觀然遺漏亦尙不少甚矣校書之難也偶讀陸氏春秋啖趙集傳纂例趙氏損益義篇引趙匡說云彭城劉惠卿著書云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其謚知是後人追修非當世正史也至如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夫子褒貶之意而竹書之文亦然其書鄭殺其君某因釋曰是子齊楚襄瓦

奔鄭因曰是子常率多此類別有師春一卷全錄左

氏傳卜筮事無一字之異故知此書按春秋經傳而

爲之也

案新唐書劉瓛傳亦載其略師春合本纂同缺作春秋據本傳校正劉之此論

當矣且經書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經改爲紀子

帛傳釋云魯故也以爲是紀大夫裂繻之字緣爲魯

結好故褻而書字同之內大夫序在莒子上此則魯

國褻貶之意而竹書自是晉史亦依此文而書何哉

此最明驗其中有鄭莊公殺公子

聖原注春秋作段魯

公

紀侯莒子盟于區蛇如此等數事又與公羊同其稱

今王者魏惠成王也此則魏惠成王時史官約諸家

書追修此紀理甚明矣觀其記多詭異鄙淺殊無條

例不足憑據而定邪正也劉趙兩君論紀年甚詳所

舉七事今本並無洪校亦僅據惠卿本傳補齊人殲
于遂鄭棄其師二事而趙伯循所舉三事亦復闕如
殆偶有不照乎劉趙兩君親見紀年舊本足徵唐中
葉尚有流傳所論亦殊允當非徒足補洪校之遺闕
也

題盧校越絕書附攷定內經八篇目錄

右越絕書盧紹弓學士所校余從德清戴君子高畧
錄之蓋以明吳琯古今逸史本校張佳胤刻本又取
史記續漢志注及唐宋類書徵引之文勘今本之夔
誤其舉正多精審如荆平王內傳漁者歌曰日昭昭
今本作昭昭此據御覽五十一引改侵以施紹弓校云侵與浸同施音
移史記賈誼傳庚子曰施兮索隱云施猶西斜也似

本此外傳春申君篇末卽封春申於吳下令本舛誤不可讀紹弓據吳師道楚策補注所引改正三十字

若此之類並左證較然足可依據卷末自跋謂本事

篇以越爲何不第一而卒本吳太伯爲問其末篇敘

傳記又云始於太伯次荆平次吳人次計倪次請羅

次九術次兵法終於陳恆是皆以太伯爲第一吳地

首稱太伯當卽此篇然令本次在第三其下次序皆

不相應疑其爲後人所賈亂此跋亦見抱經堂集九卷其說亦致

塙令攷文獻通攷經籍攷二十二引崇文總目云越

絕書舊有內紀八外傳十七令文題闕舛纔通攷本作載誤

今據玉海四二十篇令本有內經二內傳四外傳十

三而無所謂內紀者與總目所記不合竊疑紀乃經

字之誤敘外傳記所謂始太伯而終陳恆者卽內經八篇之目古實無所謂內傳盧君未考崇文總目故未能得其要領也今本惟計倪九術兩篇尙稱內經荆平王吳人請糴陳成恆四篇則改經作傳吳地記一篇則并改爲外傳矣至兵法一篇今已亡失李善文選注三十五引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長十丈中翼一艘長九丈六尺小翼一艘長九丈御覽三百一十五引作越絕書伍子胥水戰法其文較此尤詳正其佚文而并引內經篇目可藉見唐本舊式矣今據敘外傳記所敘篇目次第合以崇文總目所紀舊本內經篇數別爲越絕內經目錄如左外傳十七篇舊敘無說今亦不論也

吳太伯內經第一

敘外傳記始於太伯仁賢明大吳也

此依盧氏攷定

荆平王內經第二

敘外傳記仁能生勇故次以荆平也

本作荆平王內傳第二

吳人內經第三

敘外傳記智能生詐故次以吳人也善其務救蔡勇其伐荆

內傳第四

計倪內經第四

敘外傳記其范蠡行爲持危救傾也莫如循道順天富邦安民故次計倪

倪內經第五

請糴內經第五

敘外傳記富邦安民故於自守易以取故次請糴也

合本作請糴內傳第六

九術內經第六

敘外傳記請粟者求其福祿必可獲故次以九術順天心終和親卽知其

情九術內經第十四

述本

美

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弟七敘外傳記策於廊廟以知疆弱時至伐必可克
故次兵法凶器也動作不當天與其殃知此上事乃
可用兵今本以此篇令從文選注三十五補目舊
本或當省題
兵法內經

陳恆內經弟八敘外傳記易之卜將春秋無將子謀
故終於陳恆也今本
作內傳陳成恆弟九

書舊唐書禮儀志李敬貞議後

方諸取明水於月說始於周禮秋官司烜氏考工記
攻金之工兩職然兩經止云鑿鄭注乃云鑿鏡屬取
水者世謂之方諸蓋本淮南子天文訓及萬畢術固
西漢古義也但其器古說多殊異高誘淮南注云方
諸陰燧大蛤也熟摩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
以銅盤受之下水數滴先師說然也高氏淮南之學

自敘稱受之盧植則此稱師說或亦盧所傳與慧苑
華嚴經音義引許注則云方諸五石之精作圓器似
杯圻向月則得水也太平御覽天部又引許注云諸
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許君二說不同
與高說亦復舛異依盧高及許君後一說似方諸別
爲一物鑒卽銅盤乃受水之器非所以得水也御覽
又引萬畢術注云方諸形若杯無耳以五石合作治
以十二月壬子夜半作之以承水卽來此與許前說
略同依鄭君之義方諸卽鑒亦卽取水之器卽以銅
爲之則不得如高許二說蓋漢時已無定說故其駁
異如此李敬貞議力駁鄭義謂合司宰有陽燧形如
圓鏡以取明火陰鑑形如方鏡以取明水但比年祠

祭皆用陽燧取火應時得以陰鑑取水未有得者周禮金錫相半自是造陽燧法鄭元錯解以爲陰鑒之制依古取明水法合用方諸用大蛤也又稱曾八九月中取蛤一尺二寸者依法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蓋李氏主盧高大蛤取水之說證以目驗自足馮信然司烜氏明以夫遂與鑒並舉考工說鑒燧同劑亦與彼文正相應鄭君依經作訓固不得以後世法難之矣今依光學通理論之日光熱至盛傳射復速窰鏡回光其光綫聚於弧心以艾承之則然陽燧取火理自不誣而月則映日成光本非水體水爲輕養兩氣合成流質亦非光綫之所能傳縱以窰鏡對月聚光而安所求水陰鑒得水理實難通竊疑

明水自是露氣所成秋月澄霽地氣蒸潤遇冷降而成露以杯盤承之卽可得水漢武承露盤蓋用茲法大蛤得水其事雖小異理亦同也古人測天未精於質氣之學亦未造微遂謂可取水於月以配明火禮家沿襲不察奉爲成法實則明水與月絕不相涉李敬貞雖知陰鑒之不可用以取水而仍信大蛤能於月中得水則猶未窺其本也至唐譯楞嚴經佛告阿難說西域幻師以方諸承月取水方諸爲珠有盤承之此與許君後一說略同蓋身毒古亦有此術而唐世譯經者以漢語方諸傳合之以珠映月亦無得水之理其得水實以銅盤耳故佛亦難以水非從月降異域幻術與中土古說其皮傳失實若冥符遙契惜

不遇李敬貞一發其覆也

籀高述林卷七

瑞安孫詒讓

毛公鼎釋文 癸卯重定

王粲

若曰父盾

說文尸部無此字尸部瘡不能言也从尸音聲弓雁倂之當卽瘡之

省徐同栢呂爲古文𪗇字非

不顯文王書文侯之命不顯文武克慎明德皇天

弘猷

乃德薛款識齊侯鐘余引狀乃心徐云配我書格諸萬年厭于乃德馬云厭飫也

有周

謂文武德雁徐吳讀爲厓案說文雁鳥也
能配天雁退佳
雁退佳厓省聲或退
雁退佳人火聲此作

杭州

省本釋文誤爲雍吳錄應公鼎瘡夾作與此同

薛款

識齊侯鐘女應昂公家應作應郎余于鼎
並述十苗夔說文聲訂欲改說文述佳盾
作

人省聲

或退人人火聲爲退佳
不省必作驚也案金文
談字屬別有

諸形

此鼎炎字亦作三則凡金文難字之退十退皆以炎省聲今本說文難字生爲說不可讀

正人當剛

聲次並與古音不合
受大命
逸周書
命
率

1

卷之二十一

薛款識師臆說率曰乃反干口王身率作與此畧同吳錄襄

懷徐云不廷方徐云詩韓奕幹不亾不閤干城同

義于文耆耿充觀文王立政廷直也

白盤此字同特此迻異案徐說耳說文退用退庚此上

與此字同特此迻異案徐說耳說文退用退庚此上

省古文由疑月庚聲近故變庚為月說文退用退庚此上

伯父庸父庸父則倡退兩由字與伯虎散微異

拓石鼓文已鼓機楷庸鳴庸作與伯虎散微異

集乃命夾唯先正命徐云書文侯之命惟時上克左昭事

厥辟鄭云先正先口篆作文王亦惟先正克左昭事

臣謂公卿大夫先正先口篆作文王亦惟先正克左昭事

為襄案吳釋近是說文部襄克鼎有與此相近

襄辭乃辟辭字金文常見皆輔翼正治之意疑與

此字銘文作參內退収退古文昏皆聲說文所無此

當卽指之異文說文手部指撫也一日學也廣雅釋

詁敵譎乃且考有指于周邦指作與此正同群

識師毀散乃祖考有婚于我家婚作
 書傳摹失其真耳據古錄又有家婚作
 命其借字作與此正何又陳侯散朝昏諸侯昏作
 昏此耳此字上中即退彼省後有兩婚字从女以古文
 互證詳後徐釋為登耳而從收諸形可董勤大命祭統
 鼎銘勤徐銘作絲說父有從希即束字說女耕細利
 大命勤徐銘作絲說父有從希即束字說女耕細利
 部命勤徐銘作絲說父有從希即束字說女耕細利
 類于上帝釋絲虞書通日籀皇天臣吳徐吳並請為戰詩
 教毛傳云戰服也徐云字臨保我有周帝師龍散口皇
 作奚見博古戰服也徐云字臨保我有周帝師龍散口皇
 我乃周與此文同皇生豆字臨保我有周帝師龍散口皇
 籀字之周與此文同皇生豆字臨保我有周帝師龍散口皇
 古文字形為釋之必非吳字竊疑即說文太部之吳字相侶
 有周彼文曰又為徐讀為教是也乃周亦當從此吳字傳
 作入故藉誤釋為乃也蝕不丕玕云鞏固也徐讀為也
 思先王配命詩大雅文王配天命配殿案說文心部愍
 非也迅心愍聲支部敗強也迅義古尚書說仁覆愍下
 痛也迅心愍聲支部敗強也迅義古尚書說仁覆愍下
 支省也愍天爾雅釋天五經異義古尚書說仁覆愍下
 則稱曼天爾雅釋天五經異義古尚書說仁覆愍下
 注曼猶愍也愍萬物彫落是其證天旻畏吳銘文作疾

疾此疑字从矢从犬字書未見攷說文文部疾从矢
之義此當為疾之異文畏古與威通吳師釋與詩云
天疾威亦正合然韓欸識師施敵王曰師施與詩
日央央畏降喪首央畏二作已央火與此正同韓釋
為但央案齊侯鐘鼎中央畏二作已央火與此正同
通皆但央字不當从矢未詳何義耳俾字金文妻見其
字也皆从卑為之無作此形者當從吳釋為畏說文畏
惡也從自虎省鬼頭而虎爪無可畏也齊侯鐘說文小
心與此同若威也徐讀為爽俾殊繆為殃司余小子
威亦猶言疾威也徐讀為爽俾殊繆為殃司余小子
二交弗彼唐俱言弗政成邦國之克亦通弗害徐
合古文弗彼唐俱言弗政成邦國之克亦通弗害徐
為古徐云彌副三下方有何重文徐云彌副三下方
易亦大從此從吳釋不靜烏虍虍文吳讀為遷是也說
通亦大從此從吳釋不靜烏虍虍文吳讀為遷是也說
其義當為懼徐釋此即遷之省今小子合文家並同象釋
文或疑當為下偶連合此鼎籀字字皆从白與此正
同國圖因諸文上皆正湛銘文作說文甚古文作
平不作口恐不合也

于難通于文云永玗此當從徐讀為恐與前先王猶

文云王愿曰父盾又作今近是唯擊王國又云先

王命女汝辭我邦我家晉盒云保辭王國又云

義並與內外慙吳讀為是也說文心部慙愚也

于大小合二字政猶小大猷云鳴徐作粵鐘合從吳釋案

此當為謬字之古文說文千部謬誤謬聲而言之字古

文多其例也右作古文此從口者小豕以言之字古

作是其例也右作古文此從口者小豕以言之字古

父考孟據古錄冊考孟銘首為同字之證阮款鐘聘字

釋文血部考二字謬字義無攷此云鳴朕位疑與粵通

也朕太位就許說文虎部許聽言也此不知作何解二

上二下二字合文作三與三字若否此當讀號許

詩大雅徐云若順國若否猶臧否南雩吳讀為三方詩周

明之徐云若順國若否猶臧否南雩吳讀為三方詩周

頌桓于外金文皆以从爲尸母毋瞳依徐吳讀爲動案
以四方外見阮款識追放爲尸母毋瞳依徐吳讀爲動案
左宣十一年傳謂陳人無動詩商頌長發不震不動
鄭箋云不可驚憚也又疑當讀爲憧說文心部憧心
不定也亦今一人合二字才在大佐引唯乃晉今非
擾亂之意今一人合二字才在大佐引唯乃晉今非
高徐吳釋爲享徐云字作食見石鼓文案石鼓癸鼓
民所度居也退回象城隄之又有慶說文女部輶此
重兩亭相對也或但退口又慶說文女部輶此
兩見一作婚字無疑徐讀爲般云字作異然以下輶字證
之其爲婚字無疑徐讀爲般云字作異然以下輶字證
近是合案此字形聲雖不可攷然下退女必輶文爲
形說文上所載慶字上右旁又著耳形者說文耳部聞
誤此古文从聲下從女右旁又著耳形者說文耳部聞
字古文从聲下從女右旁又著耳形者說文耳部聞
百口婚字亦與攷古圖作從暗省薛款識害耳部聞
敢有昏字亦與攷古圖作從暗省薛款識害耳部聞
庚不昏字亦與攷古圖作從暗省薛款識害耳部聞
非也又案吳錄及季夏壺昏媾字作吳釋爲媾誤
攢古錄多父盤昏媾字作壺昏媾字作吳釋爲媾誤
繁皆一字也余非高又昏者大戴禮記文王官人篇
云好臨人以色高人以氣言余非以有女母母敢妄
勤勞而高人也高與驕亦聲近義畧同女母母敢妄

猶云爲此吳芬若書總形古集折艾中州言二洪和一人
書詔印文同釋德康爲矣文古蓋蓋部文支之
大相然左蓋爲孔誥云書與日公錄言德故斷也
結助古音从爪印字福徐同曾伯篆作受似印
云勳也又爪與七不義爲長但說文昭皇天
紹天詔邵聲類同古通用謂印助天布
明孟邵聲類同古通用謂印助天布
子梁惠王篇引書云惟口其
猶云爲此吳芬若書總形古集折艾中州言二洪和一人
書詔印文同釋德康爲矣文古蓋蓋部文支之
大相然左蓋爲孔誥云書與日公錄言德故斷也
結助古音从爪印字福徐同曾伯篆作受似印
云勳也又爪與七不義爲長但說文昭皇天
紹天詔邵聲類同古通用謂印助天布
明孟邵聲類同古通用謂印助天布
子梁惠王篇引書云惟口其

助上壽吳釋為續徐釋為紹云見石鼓文又見薛氏
 帝矣壽款識郝散陳侯因育散句散案吳徐釋並未
 瑤薛尚功釋為呻攻陳侯及牧散句散案吳徐釋並未
 吳大激謂即其字從系疑即說文部練高祖練作益
 从系从激謂即其字從系疑即說文部練高祖練作益
 東是其例也或系東重童聲類同金文鐘部之鍾字亦从
 从系是其例也或系東重童聲類同金文鐘部之鍾字亦从
 讀為是也通或系東重童聲類同金文鐘部之鍾字亦从
 廣兩形多互通徐釋為後又作二謂即解字亦古文無
 同並未瑤叔向散亦似此二字異釋亦同其字作吳釋
 形甚明析惟從口則似日未詳要非籀字無疑此或
 遜之異文當為循之段字聲通聲古多通用禮記
 曲禮曰膂肥釋文膂字或作大命康能三或國侯
 豚是其例及女康能乃九事書舜典柔俗讀為我弗
 鍾鐘公目及女康能乃九事書舜典柔俗讀為我弗
 遠能通易屯象傳鄭注云能猶安也俗讀為我弗
 亡作先王意吳釋為縉是也徐釋為縉吳大激釋為
 說文貞部類顯並非縉文並貴左從貴即撫文貞字
 部慰愁也退心退貞縉傳及六書故引蜀木並作貞心
 聲是也說文貞部貞縉傳及六書故引蜀木並作貞心
 六書故云李陽冰音貞頭也退百退几占文譜首知何此
 故轉為胡結切說文音貞部貞縉傳及六書故引蜀木並作貞心
 危散云降喪首首與贊同亦當讀為息言降喪息也

王曰父盾雩之戾謂于是出入使更徐吳讀于外

專命專政說文寸部專布也商頌玄鳥敷政優優徐云詩烝民明命使賦賦政于外傳賦布也

同義 藝與賦 藝執 徐云讀爲藝藝極也案徐讀是也昭
十二年左傳貢之無藝杜注云藝法制

小大合文二字楚賁並從正楚得聲義難通楚紀楚聞引尚書人傳楚

云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
稅一謂之小貉王者十一而稅而頌作矣故

書曰越惟仁肯賦小人多正今書多方胥賦作胥伯

大骨賦與書云骨賦又云

常法制之也或云胥當讀爲周禮小司徒追胥之胥

資無唯正爰徐釋爲嬰非吳釋爲皆是也此與前有

誤我口王方慶字同亦當爲嫌政王引之云正當讀

爲政共奉也奉行政事案此唯正與書惟正義同晉亦勉也言不弘其惟王雪弘亦語詞此對上云弘唯

唯政事是勉引其以三智乃智爲文信其真誠唯以

唯是喪我或之國之辭此刑
麻自今出入專命于

外乃非先告父二盾二舍命說文手部捨釋也此舍

裘舍命命不淪鄭箋云舍猶處也處命不變此舍命家

上專命言則與詩義不同蓋言以王命施之於外與

義畧同之舍毋又有敢悉專命于外王曰父盾今今

唯驩讀為鍾徐釋為紹先王命此亦中命之義據占

驩膏乃命驩命辭為款識龍韻鄒散師危散並云余惟

女汝乃命女命辭為款識龍韻鄒散師危散並云余惟

讀為宏案說文牒古錄無取治之意正一方寫此字徐

彼同而讀為宏其說近是此弘字訓屋響吳大徵謂此與

為鞞字然此鼎上其說近是此弘字訓屋響吳大徵謂此與

吳式芬亦釋為我邦我家母明唯說文貞部頤出

宏與此畧同我邦我家母明唯說文貞部頤出

政勿離建與後畫字上半吳大徵釋為建篆文有

近是但建从之此从是者古文之變也其讀其廣人

當為鍵說文木部鍵距門也言離過健室其讀其廣人

徐云字篆文木部鍵距門也言離過健室其讀其廣人

半蝕三口鼎作並與此相近徐釋為昔吳釋為

齊論非勿斷建廢人寅言勿毋毋敢驛說文收部韓
 離寒眾勿積貯以自利也
 爲藥二與阮款識散氏盤
 共讀爲其包苞其共
 供給包苞其共
 同技从支才聲此左从
 作是形小篆變作左从
 詰務侮也詩小雅常棣外禦其侮其務毛翼部說文雅釋
 傳同左倍廿四年傳引詩務作侮毛翼部說文雅釋
 寫康誥云毋敢侮爲文書譌效乃双亦云善效乃友大
 辟勿事徐云不敵侮爲文書譌效乃双亦云善效乃友大
 史友內史徐云不敵侮爲文書譌效乃双亦云善效乃友大
 爲涵吳釋爲解案說文涵沈于酒也引書酒誥問徐
 涵于酒徐說與書合吳大微釋同但象右从
 云象頭角豐滿形則肥說不足據吳釋薄尤非放說徐
 文兒部兒从几象面形見也此疑即从象形重文或
 作弁孺文作几象面形見也此疑即从象形重文或
 从面聲意並相近或謂此字疑當从錄史西散亦有疑
 張中藍云並從中毀作與古錄史西散亦有疑
 字之作上並從中毀作與古錄史西散亦有疑
 與之作上並從中毀作與古錄史西散亦有疑
 傳楚人與之今左宣十二年傳作基又引出聲引春秋

衣縷字又糸部云縷帛蒼艾色也从糸泉聲引詩縷
縷周禮弁師鄭注縷帛說文縷借縷綦徐鉉補重文縷是縷綦
字同也此從水从縷說文所無疑亦與縷同荀子王
霸篇楊倞注云縷也縷于酒也縷義亦通于酒西酒女母母敢豕
亦猶縷云極于酒也縷義亦通于酒西酒女母母敢豕
讀為縷徐才在乃服爾雅釋詁服事也竊徐云字作
釋為縷徐才在乃服爾雅釋詁服事也竊徐云字作
讀如縷案此作縷與前畧同矧夕虔夙夕文云敬徐
疑亦當為縷徐云縷讀為縷與前畧同矧夕虔夙夕文云敬徐
字半念徐亦云縷讀為縷與前畧同矧夕虔夙夕文云敬徐
蝕也此當為縷徐云縷讀為縷與前畧同矧夕虔夙夕文云敬徐
視也此當為縷徐云縷讀為縷與前畧同矧夕虔夙夕文云敬徐
為威言度念王威不段字畏讀女汝母毋弗帥用先王
亡作明并為縷徐讀俗欲讀為女汝母毋弗帥用先王
案函首古通師施散谷女弗曰乃辟函吳讀
正同字舊無釋谷亦當讀為欲此函徐釋為與此文
為向非據古錄不期散亦當讀為欲此函徐釋為與此文
云女休弗曰我車徐辭曰汲為吳讀茲卿事徐如
與此王曰父盾已語辭曰汲為吳讀茲卿事徐如
相侶王曰父盾已語辭曰汲為吳讀茲卿事徐如
士窆大史窆卿士大史友內史友于父即尹徐君徐

云即就也案即命女敝此字辭款識齊侯鐘散樂

尹似言就官樂鼎及師散薛亦並與駟字連文薛散

並有繼吳釋遜潘氏甚明女藏克上似遜又似遜形聲不可

辨此為文遜吳并遜潘氏甚明女藏克上似遜又似遜形聲不可

能定也惟吳縣潘氏甚明女藏克上似遜又似遜形聲不可

說明析諦審之當是遜并遜女疑即說文女部之姘字

北下作并者亦拼使之變猶下迅刑通此上之作例此借為拼

字爾雅釋詁云姘公族者謂命文云姘之例此借為拼

謂此云命女姘公族者謂命文云姘之例此借為拼

治公族以下諸人也徐釋為峻尤誤小子周二字合文

有越與通廣雅釋人也徐釋為峻尤誤小子周二字合文

詰小師氏有禮地官虎臣即夏官雋朕夔吏上嗣為

子言自公族及參卿以下至襲吏並得治之呂乃族

也吏徐讀為事云替御以下至襲吏並得治之呂乃族

干書御古文讀如扞禦詩免冒傳干扞也王身半徐

非師施散率以乃友干口吾邀之省吳同王身半徐

有辭字與此亦相干口吾邀之省吳同王身半徐

賈與此款識載取亦相干口吾邀之省吳同王身半徐

與此文並署同其字从是較此尤備疑當為遺之

異文從歸省聲饋歸古字亦通用故遺或从帚蓋遺
 以金也薛釋為饋徐釋為賦吳釋為貝揚敵同並非
 卅守為愛吳釋易錫女
 錫桓為說文玉部獻桓圭公所執圭鬲寶
 圭說文玉部獻桓圭公所執圭鬲寶
 是也从玉部瑞義同也
 十朱市它徐釋為玄吳釋為蔥並非案阮款識宗黃
 朋鼎云草它當為袍之省士昏禮為弁服纁裳細
 花注云袍謂緣它黃謂冕服以黃為緣也徐讀如衡
 統之玉環王彖並不細審左形是重余字說文人
 衡非玉環王彖並不細審左形是重余字說文人
 部案二余也讀與余同以聲類求之當為茶之異文
 王茶玉笏也荀子大畧篇云諸侯御茶楊倞注云茶
 古舒字玉之上圓下方者也氣蓋諸侯金戰說文車
 玉笏之正字猶天子玉笏謂之璽也
 此銘作金車周禮巾車金路同姓以此象伯
 戒敵云金車周禮巾車金路同姓以此象伯
 為憤寅有樂也二字薛釋為華軒阮款識吳彝有
 衆凶二字阮釋為奉案此銘作二與寅簋吳彝有
 字形考之塙是率字薛徐釋非也阮釋謂率通賁金
 路而曰賁車之索約之案阮款識叔夜鼎饒鼎饒字

作類雅白同字可互通說文同說文食部譌或作饋是兼賁聲
 日賁亦正色也京房易傳云黃白色也說苑反質篇孔子
 亦通也此借舉為賁亦當為文飾阮釋得之吳釋為憤
 朱鑣通詩衛風碩人朱幘鑣鑣盛貌說文巾部幘馬鑣
 朱鑣汗也依毛義憤為車飾之通名朱幘乃為鑣飾
 朱許以憤為鑣似失本指此云秦鑣較吳彛彛伯成
 賁又云鑣為說則不塙又吳彛彛為賁亦即飾也但阮氏牽傳
 賁為輶為輶則不塙又吳彛彛為賁亦即飾也但阮氏牽傳
 可疑為輶為輶則不塙又吳彛彛為賁亦即飾也但阮氏牽傳
 阮釋為輶為輶則不塙又吳彛彛為賁亦即飾也但阮氏牽傳
 為輶為輶則不塙又吳彛彛為賁亦即飾也但阮氏牽傳
 亦非輶為輶則不塙又吳彛彛為賁亦即飾也但阮氏牽傳
 鼎云輶為輶則不塙又吳彛彛為賁亦即飾也但阮氏牽傳
 轍吳釋為輶則不塙又吳彛彛為賁亦即飾也但阮氏牽傳
 吳錄周鄒侯散鄒較文義並舉同朱口可識疑為通作鄒
 此下止者之省朱鄒即朱鄒釋謂朱號即朱鄒音同
 部牧故與篇吳彛彛並作朱鄒即朱鄒釋謂朱號即朱鄒
 並釋為古通用此藉還為鄒猶彼藉還為鄒也徐吳
 器非為字詩韓奕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鞞

也說文革部軻車軾中軻也讀若穹案此同字或即
穹之異文朱還穹亦言以朱鄴節制也牧敬朱彙下
有之異文朱還穹亦言以朱鄴節制也牧敬朱彙下
摹之誤薛呂垂釋為南此方言車上之物不當有由
羈呂說並誤吳奔亦云奉穹朱號阮釋口此字不
穹為索誤彖伯成故亦云奉穹朱號阮釋口此字不
伯成故亦云奉穹朱號阮釋口此字不
簋朱彙故朱彙下有字彙朱彙下有字彙
相似辭彙下有字彙朱彙下有字彙
其象也異釋為古其字徐釋為機云从衣析聲
屢見家謂大致器同惟吳彝為旂並不罔攷此字金文
最簡家謂大致器同惟吳彝為旂並不罔攷此字金文
數合四句必與器同惟吳彝為旂並不罔攷此字金文
又似本致古文析折二字形近可通阮款識伯翥
乃賓州則析折二字形近可通阮款識伯翥
整之異文說文析折二字形近可通阮款識伯翥
誓攷車攷釋名釋車作棠云棠蹠也從金新聲讀若
使不得進卻也廣雅釋器云棠蹠也從金新聲讀若
禧車之蔽蓋為車攷結或即幡幡之幡是車攷蹠
車前及兩旁革飾蓋皆以朱鞞為之故連類舉之省
金而從人者象家裏之形又從衣者幡幡並衣藏之
義或從二木或又作束者並木岑之變形也又據古
錄格仲尊有崇字吳闕釋俗亦明此字互證也虎
从木从人而省衣彼文从木甚明亦可互證也虎

此字牧散寅簋吳彝及吳錄韓侯伯晨鼎攬古錄
伯戒敵並有之薛二吳氏續古文苑錄為罔讀為虎
之鞮徐吳釋未當唯阮釋柔不調相著非鞮字當讀

案諸釋並文皂部飽飯剛通借也巾車作自鄭司農訓
為祺說文虎祺即詩韓奕之淺轡毛傳淺虎皮淺毛也
適官冥並從一詩韓奕之淺轡毛傳淺虎皮淺毛也

為覆斧虎祺即詩韓奕之淺轡毛傳淺虎皮淺毛也
機覆式也韓祺即詩韓奕之淺轡毛傳淺虎皮淺毛也
恒矣儀禮既夕注古文幣變徐釋為練吳釋為金路而虎

為纂儀禮既夕注古文幣變徐釋為練吳釋為金路而虎
寅纂字作正字祺假借字並與裏字連文此作與
彼累同薛釋為吳彝字作為東並與裏字連文此作與

釋為累同薛釋為吳彝字作為東並與裏字連文此作與
半勑故最塙寅簋吳彝字作為東並與裏字連文此作與
口篆作有金釋為吳又釋為右巨良弓名吳釋為虎裏非

文並紀車制不當及弓徐據阮款識不同今案此上九
牽強吳釋為金不蓋謂即衡閒之說咸有根據尼與此
即詩韓奕之大金厄今攷二吳說咸有根據尼與此

形並相近但大雅之厄別此乃厄之隸變尼又輓之借字
與說文部之厄字唯此此當以釋尼為長余伯散金
凡義與韓奕文正合唯此此當以釋尼為長余伯散金

偏舉右輓而不及左其小車駕以一馬者或止有一輓
凡義與韓奕文正合唯此此當以釋尼為長余伯散金
凡義與韓奕文正合唯此此當以釋尼為長余伯散金

偏舉右輓而不及左其小車駕以一馬者或止有一輓
凡義與韓奕文正合唯此此當以釋尼為長余伯散金
凡義與韓奕文正合唯此此當以釋尼為長余伯散金

偏舉右輓而不及左其小車駕以一馬者或止有一輓
凡義與韓奕文正合唯此此當以釋尼為長余伯散金
凡義與韓奕文正合唯此此當以釋尼為長余伯散金

偏舉右輓而不及左其小車駕以一馬者或止有一輓
凡義與韓奕文正合唯此此當以釋尼為長余伯散金
凡義與韓奕文正合唯此此當以釋尼為長余伯散金

則又當居轡前正中不得左右且一轡乃賤者所乘
亦非金路之制二吳說于此文有不可通者疑右乃
治鑄之誤也又以篆形及車制參互校覈頗疑此當
為取之異文說文耳部取耳垂也从耳下垂象形
春秋傳曰秦公子取耳垂也故以耳為名又車部
云輒車兩轡也輒車耳反出案輒即車耳在轡較上
反出以金為之飾漢書耳竊疑邵注謂漢制二千石車耳
雙朱其次乃偏朱其左竊疑此云右取者未可定也此於
云金取者以金飾車耳也此云右取者未可定也此於
亦或左右異飾如漢制偏朱此云右取者未可定也此於
右字畧可通姑畫篆作素朱從左輒者古文之變轉說
存以備一義姑畫篆作素朱從左輒者古文之變轉說
華部轡車下義姑畫篆作素朱從左輒者古文之變轉說
縛在車下與與相連縛也云畫轡徐釋為車轡二字云
故作書吳釋為相連縛也云畫轡徐釋為車轡二字云
也从車聲與上同寅蓋亦有此字攷此銘作轡中伏兔下革
慶从女與上同寅蓋亦有此字攷此銘作轡中伏兔下革
薛款識誤摹為金甬也徐讀為鐘柄云說文其義殊不可解
非此鼎幾字矣金甬也徐讀為鐘柄云說文其義殊不可解
金文有幾字矣金甬也徐讀為鐘柄云說文其義殊不可解
為甬案徐說未知是道衡作詩之銘徐似之故假甬
否吳彝亦有此文知是道衡作詩之銘徐似之故假甬
甬之末所以納後軫者徐云軾金業止車物案徐說未

魚

荀案讀為犢徐云說文引易曰犢牛乘馬葡萄即犢省

左

氏作伯服馬三匹二字合文徐釋為三四匹云書文

占

服通伯服馬三匹二字合文徐釋為三四匹云書文

加

三畫即四吳大漢亦云凡馬一匹謂之四上彼案勒

金

喝髮象从口从金無說文付部是也合從之四上彼案勒

謂

之以金重紀馬部金釐無說文付部是也合從之四上彼案勒

並

非金釐云釐王詩秦風云小戎傳朱旂二為上吳並釋

是

非金釐云釐王詩秦風云小戎傳朱旂二為上吳並釋

鍾

說文旗有釐鍾天釐也徐風云小戎傳朱旂二為上吳並釋

字

而之有旗有釐鍾天釐也徐風云小戎傳朱旂二為上吳並釋

賜

女之有旗有釐鍾天釐也徐風云小戎傳朱旂二為上吳並釋

非

用歲讀為戌徐風云小戎傳朱旂二為上吳並釋

文

之昭也竹書紀年康王十一年對凱天子皇大也

年

有毛懿公當即毛公肅二孫二承實用

右灘縣陳氏所藏周毛公鼎銘卅二行四百九十

七字吉金款識自齊侯罇鐘外如近人所得召鼎
散氏盤其文之繁未有及此者德清截君子高偶
得桐城吳氏摹本使余讀之因勾集說文古籀及
薛阮吳諸家所錄金文攷定其文字而闕其不可
知者銘文前後當分四段讀之前三段皆述王錫
毛伯之命末一段則紀所賜車馬及毛公作鼎曰
荅王休之事也其文奇詭詰屈似盤誥所用通藉
之字多足與經傳相證如曰取天爲旻天則知古
尚書說仁愍覆下之訓聲義一母曰魚葡爲魚服
則知說文引孟氏易犗牛橐馬爲眞古文故書也
餘如曰卿事爲卿士曰道衡爲錯衡並合雅詁信
非後人所能僞爲矣又說文女部載籀文媾字作

屨車部輓字从之以爲聲近代脩學之儒掣究鄒
書無賸義而于此字未有能言其形義者今此鼎
有屨字二輓字一雖偏旁不盡可辨而下从女與
篆文同則固塙然無可疑者許書屨字乃涉變變
二字而誤故巾部輓字則直改从變與聲類不合
矣此依段氏校正又革部鞣文作輓段王裁謂
从受从叩合案疑亦从婚古文傳寫譌失遂成
變形引聲昏聲亦相近也昔北宋人錄金文蓋嘗有此二字而
呂大臨王黼薛尚功諸人並誤曰它字釋之至於
輓字更鉅析其文使不復可識別曩余作古籀拾
遺于薛書頗有辨正而于此二字則目眩思窮莫
能通其讀今見此鼎乃恍然得其致誤之由其愉
快爲何如也同治壬申十月記

舊作釋文錄增古籀拾遺冊末刊之後得吳子苾
侍郎式芬據古錄金文所釋略有異同又載徐籀
莊明經同相釋文甚詳有足補正余釋之闕誤者
謹摭采其精瑯者更以金文字例博稽精校重定
爲此篇距前攷釋時已廿有七年矣再四推校大
致完具可誦讀銘文不第年月以文義推之疑昭
王穆王時器要是西周遺文則懿純雅蓋文侯之
命之亞也古文大篆之學放失千餘年藉金文略
存大較蒙治此學自謂用心致悉昔初見摹本頗
據以糾正薛阮吳諸家所釋金文之誤今重檢勘
則余舊釋罍扁固甚眾而徐明經吳侍郎所釋亦
不能無誤甚矣識字之難也光緒癸卯二月又記

克鼎釋文 鼎藏吳縣潘氏

克曰蘇二朕文且祖師季父宅施毀攬乃心寧靜于

猷盍淑慙乃德繇克葬保乃辟李釋為王諫辭雙

王家惠于萬口輿遠能執繇克口于皇天瑋

單于上下口屯純臣敗易錫賡賁無彊口李釋為

御字念于乃孫辟天二子二明德顯考于申神

念乃聽聖保且師季父蘇克王服出內王命多易寶

休不顯天二子二其萬季無彊保辭周邦晚尹

三國

王才在宗周旦王各格蘇廟即大伏繇李右諸臚

夫克入門立中廷北鄉王乎詩尹氏冊令命諸夫克

王若曰克管余既令女出內朕令今余佳繇庸乃

令易女黻

黻市

市與

寅簋作父參

參

緡同

緡

葬

草

宅

花

易女田于埜易女田

于澨易女井家繫于眡

眡

曰乃

臣妾易女田于簾易

女田于匭易女田于博原易女

田于寒山易女史小

臣

霽

伶

鼓

鍾

易女

井

徵

繁

人

妍

拆易女井人口口景

字書無此字或謂朝之變體近

是从旦者與

龜同意从東者古

朝夕是其義也

敬

夙

夜

用

事

勿

瀟

敢對揚天子不顯魯

休

用

作

朕

文

且

師

學

父

寶

鼎

克其萬季無疆子二

孫

二

永

寶

用

此鼎

字

兩

見

亦

見

毛

公

鼎

其

文

曰

釋為蔥之象形字

以其與玉藻三命赤韞蔥衡文

巧合也

又見宗周

鍾

其

文

曰

倉

二

費

岐

士釋為蔥而讀為

錦

以其與說文

錦

字

說

解

錦

錦

錦

錦

錦

述七

述七

述七

述七

述七

述七

述七

述七

述七

述七

述七

述七

述七

述七

述七

述七

述七

述七

述七

述七

述七

述七

述七

述七

文亦巧合也然金文奇古不能據孤文決定必綜合諸器參互斟酌而後可議其是非周鍾倉二

薛款識容磬作鎗二鈹二其字从金它聲字畫

明哲又異公匱云它二配二齊姜匱云沱二配二

馮氏金索徐士子鍾亦有謹二配二之文其字作

知匱銘它二沱一即鍾銘之它二鈹二也

作亦塙是它沱字彼此互證阮釋周鍾爲它

不可易也薛釋容磬爲鈹不誤李仲約詹事釋

爲設甚塙它設乃心者它當讀爲施古它聲也聲

字多互通詩何人斯我心易也釋文引韓詩易作

施云善也設讀爲書允恭克攘之攘言師魯父之

心易善而抑攘也詩君子偕老委它二毛傳訓爲德平易釋文它亦作它與此

義亦通絺克辨保乃辟口王句諫許王案句

諫鄭注諫猶正也諫辭猶言正治齊侯鏹鍾云用
德諫爵朕庶民左右毋諱義亦同此李費並讀諫
屬上句失之口屯亡敗與號叔大林鍾尋屯亡敗
文同可以據補敗當从江建霞吉士讀爲愍毛公
天字正爾雅釋詁愍亂也言其純一而不亂也
克王服與彖康鍾叔丁寶林鍾同塙是蘇之異
文其義當如月令命相布德和令之和王服猶祭
統云祖服考服鄭注服事也王第卿戶部據周禮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證師參父爲
大僕王服卽王之衣服然克爲膳夫本不掌王命
後文亦有出內朕令之文復何說邪遠上一字舊
並闕釋今諦案是𠂔字秦盍和鍾云𠂔變百邦響

姜鼎云用康𨾏妥𨾏襄遠𨾏君子此字正與彼二器

同筆畫微有漫缺耳薛釋彼為西夏二字合文於

義難通竊謂此當為擾之異文右形从𠂔省左从

𠂔者𠂔擾古音同部也𠂔當讀為𠂔國語楚語韋

注云𠂔近也擾遠能𠂔猶詩書言柔遠能邇柔擾

聲近字通史記援而柔遠同義言其安遠

而善近也依詩民秦鍾云擾變百邦

言安和諸邦國也晉鼎云康擾妥襄遠𨾏君子言

安綏遠近君子也彼鼎𠂔字漫闕而右从𠂔左从

木猶可見辭釋為此鼎右變从犬形兩文互辭其

為一字明矣廷繆作藝書立政執人表臣執人亦

勢逸周書皇門篇乃維其有大門宗子勢臣同不茂揚肅德勢臣亦謂邇臣為

以道藝爲表幹之臣孔晃釋勢臣爲顯仕咸失其義繡字鼎亦兩見繡季爲

人名無義可推繡繡金文婁見薛釋爲繡京固非

李釋繡爲庸甚塙而釋繡爲申則與上文頽孝于

申字不合不足馮攷此字亦見陳侯因咨散其字

作繡則直是繡字金文从重从童字或變爲東若

後文鍾字亦从東是也變糸爲受又增田者皆繡

繡文說文繡增益也經典皆段重爲之繡庸乃命卽繡復

申命之意參同當从黃仲弢編修讀爲繡綱師酉

散有中繡亦卽此字玉藻禪爲綱中綱者卽中衣

之禪者也阮釋爲中鞬誤參綱者參卽繡之省實當讀爲

綃檀弓繡幕魯也注繡繡也繡讀如綃繡綃一轉郊

特牲君子狐青裘玄綃衣以裼之注云綃綺屬也

染之以玄於狐青裘宜也綦綢亦即以綦為禪中

衣與師酉散中綢義同蓋冢裘者謂之裼衣冢他

衣者謂之中衣其實一也此依聘禮賈疏及江永

皇侃說謂中衣在裘葛之內同字又別見邾散云

同齊黃穴彝師奎父鼎云同黃亦即玉藻所云狐

裘黃衣以裼之者文偶到耳中綢者見中衣之為

禪言其無裏也綦綢者見中衣之用綦言其質也

綢黃者見韋弁服中衣之用黃言其色也三器各



偏舉一耑義並通矣玄綦衣為冕服及爵弁服之


金縢張惠言說甚瑋王黃字王正孺編修謂即右

鼓之綦字是也此即籀文草字師等父為其王時

在宣王以後故得用籀文說文萁為大篆从井

字又見石鼓蓋亦籀文也

五十三文之一此鼎及石鼓省昂為為實一

字也隸變為草周禮段說文萁訓草棟實一曰

象子陸璣詩疏謂可以染阜草它者它當讀為

衤衤隸變作衤士昏禮主人爵弁服纁裳纁衤注

衤謂緣以緇緣裳此萁它即爵弁服之緇衤也蓋

以涅染黑則謂之緇以草斗染黑則謂之草其色

正同故古書緇草亦或互稱廣雅釋器云史記秦

本紀之阜旂即九旗之緇旂爾雅釋天緇廣是其

證凡冕弁服皆用石染不用艸染石染艸染義見

語釋則爵弁服之衤當以緇為正此云萁它實則

緇也毛公鼎之它黃亦到文蓋冕服之裳以黃為

衤與爵弁服緇衤異若釋為蔥衡則古無草蔥之

佩不能通於此鼎矣周禮膳夫爲上士大宗伯注

謂天子上士三命禮經侯國士禮皆以爵弁爲上

服然天子元士宜得服玄冕故禮器說冕旒有士

二之文司服士之服自皮弁以下冢上公侯爲文

自專屬侯國之制此依孔廣森金鶚說鄭周禮注說誤克爲天子元

士本得服玄冕若以恩寵加命則又得服絺冕于

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此錫黼黻者冕服也之絺冕

賜也是禮有加命之法又錫葬施者爵弁服也之章有黻又錫葬施者爵弁服也之章有黻又錫葬施者爵弁服也之章有黻

弁服通有之然則克由三命加一命錫服自絺冕

以下鍾庸亦卽增加之義金文與禮經弁若合符

信足寶已霽鼓鍾霽字與鄭井叔鍾字畧同李讀

爲伶亦塙周禮小胥士本有特縣之樂伶鼓鍾卽

樂工猶論語稱播鼗武擊磬襄鄉射禮主人獻工
大師則爲之洗鄭注云君賜大夫樂從之以其人
謂之大師此伶卽從樂之工也𡗗字薛書婁見皆
傳樛舛互不可辨識薛釋爲繼尤不類毛公鼎有
此字亦有缺畫惟此鼎最爲完哲以形聲求之似
當爲𡗗字左从𠂔者卽古文并之變體說文并从
从𠂔聲一曰从持二爲并此變从爲𠂔者从爲二
人相聽北爲二人相背義相反而實相成并𠂔二
形古文多互易說文或說从持二似亦當爲𡗗形
與此从井正相近段據韻會增爲𡗗說文訓除爲
其本義金文蓋藉爲爾雅釋詁并𠂔使也之并亦
卽書洛誥𠂔來之𠂔鄭書注亦訓𠂔爲使古此人
并聲平聲字多通用

姸謂役使之人徒也師毀散云姸嗣我西偏東偏
言使治東西二徧也微欒鼎云姸嗣九服言使治
九服也毛公鼎亦以姸嗣連文穆公鼎云姸命齊侯鑄鍾云
姸命於外內之事姸命猶言使令也通斟諸器可
得其塙詰矣此銘錫散市參同其宅皆紀衣服之
賜易田于埜以下皆紀土田之賜易史小臣以下
皆紀臣徒之賜條理秩然不相輟舊釋舛互間出
殆未深究其文例乎鄭奩官保以此鼎精拓本見
詒復示諸家釋文命更案釋謹摭禮經雅故略爲
疏證膚學咫聞百無一是遂錄奉質覲理而董之
焉光緒庚寅三月跋

邵鐘拓本跋

此鐘近時出土潘文勤得其七此二器爲趁齊編修
所得形制特小銘文爲均語瑰雅可誦首以亥子爲
均中以歪鋁轄虞鼓且爲均末以壽寶爲均皆與古
均符籀篆文纖細不逾二分精妙絕倫金文所僅見
也邵疑卽呂侯國本字經典作呂用藉字也邵下一
字从𤇓上半模黏不可辨諦案似是𤇓字說文𤇓部
𤇓雖暫而𤇓也从𤇓𤇓聲古人名𤇓字暫𤇓疑𤇓之
省𤇓卽曾點之點古字通用邵𤇓卽邵君之名也𤇓
𤇓之異文亦見𤇓公𤇓𤇓公𤇓二鐘又薛氏款識齊
侯罇鐘有𤇓公此𤇓公疑與彼同吳憲齊撫部釋爲
戴非也大鐘八肆其𤇓四轄者周禮小胥云凡樂縣
鍾磬半爲堵全爲肆鄭注云鍾磬編縣之二八十六

枚而在一虞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竈竈同
說文穴部竈炊竈也从穴竈省聲重文竈或不省此

作竈又从穴省也其讀當爲造

周禮大祝六祈二曰造注云故書造作竈

杜子春讀竈爲造次之造是竈造聲近字通

左傳昭十一年杜注云造副

倅也謂所鑄鍾正縣八肆百廿八枚又別以四堵六

十四枚爲副造也喬喬其龍喬讀爲蹻詩大雅崧高

四牡蹻蹻毛傳云蹻蹻牡兒壽憲齊讀爲蹻下二字





憲齊釋爲鬯齊與上句文義不相屬諦繹此銘作爲

余鍾以下八句皆說樂縣無緣忽又獻醕鬯齊之事



禮酌鬯用圭瓚瓚復不用齊且段氏音均表齎在

弟二部此盞鋁諸字則皆在弟五部以均校之亦殊

不勰足證其誤今審曾从囟从匕當爲思字陳侯午

鐔忘字作此下从卽心之省也从

當卽𠂔字說文𠂔部𠂔鐘鼓之柎也飾爲猛獸从𠂔

異象形其下足其形依小徐本增篆文作虞此下作

正象猛獸四足之形凡許書云象某形者皆不成字

今二徐本作異廼後人誤改非其舊也段校異改既

壽思虞者壽讀爲疇爾雅釋詁疇類也思語詞猶詩

魯頌駟云思馬斯作謂縣鐘之虞旣以類相從陳列

之上云躄躄其龍亦誇虞飾之盛明堂位所謂夏后

氏之龍簋虞考工記梓人說鐘虞云必深其爪出其

目作其鱗之而躄躄卽狀其壯猛之容也大鐘旣

卽縣字阮款識有縣伯彝縣舊釋縣字作與

此正同唯左右形互易耳左蓋从从縣卽說文縣

字說解所謂从系持鼎者从木者與梟同意古梟鼎
字通鼎爲到首縣伯彝作⑥甚明舊誤仍到首爲橫
目故阮遂釋爲楠
古無此字也此鐘鼎形有刻闕其一略明折者又爲後
人誤剔失其本形王廉生祭酒遂誤仍爲龠字矣玉
鑑蓋謂特磬亦卽咎繇謨之鳴球說文無鑄字而爾
雅釋樂云大磬謂之馨鑄馨蓋聲近字通漢武帝內
傳有所謂璫者說文玉篇皆不載似亦卽鑄字之流
變喬蹯敖聲類咸相邇內傳爲葛洪所段託晉宋俗
書或亦有所承受不盡屬鄉壁虛造與

乙亥方鼎拓本跋

右方鼎銘云乙亥王諫才魯師王鄉西尹尤𨮒逸佳
各商貝用亾父丁彝佳王正井方兩凡廿有九字文

尚完具可誦釋首云王諫篆文作𠂔右从𠂔者言之
省讎尊讎作𠂔言亦作𠂔此與彼同孟鼎云敏諫罰
訟諫字與此同唯作𠂔小異說文言部諫舖旋促也
義頗難通又疋部速古文作𠂔此與鼎文疑皆𠂔之
省當讀爲速訓爲召王速謂王以命召之而行饗酒
之禮也云才魯師者才讀爲在金文恆見魯作𠂔以
琢畫數有漫闕此當爲能之異文宗周鐘作𠂔號未
旅鐘作𠂔數狄鐘作𠂔並與此略同鐘文能並讀爲
熊此魯師則當爲地名凡王所在則尊之云某京某
師猶書稱雒邑爲雒師也但能地無攷或當讀爲台
猶史記天官書三台爲三能能師疑卽郃地也鄉西
讀爲饗酒亦金文恆例尤作𠂔者辛子彝云辛子聚

守官才在小圃王商賞絮貝用亡父乙彝彼也徐

籀莊釋爲尤此文與彼同唯反正小異其讀當爲宥

𣎵作𣎵从二木疑卽果之古文說文無𣎵字木部果

木實也从木象果形在木之上此作木上卽象果形

下則从木省古文多重篆文如从五者或作𣎵从貝

者或作員是也此𣎵亦卽果字當讀爲裸陳侯因咨

敵者諸侯薦裸裸作𣎵蓋从果从盥省果作𣎵形正

與此合裸諧果聲古或省作果周禮大宗伯載果鄭

注云果讀爲裸是其例也此文承上王饗酒故云尹

尤裸蓋王行饗禮而尹氏則掌酢宥裸增之事逸佳

各者佳各卽唯格之省亦金文恆例逸作𣎵从𣎵

者當卽兔字凡古文兔鹿諸文多从橫目故通亦如

是作𠂔卽疋形吳清卿中丞釋𠂔逸爲橐還殊無義據此文云尹尤裸又云逸佳各逸疑卽尹逸逸爲內史古書乃金文多僞內史爲尹氏若然尹尤裸尹卽逸也此蓋其所作器下文云商貝用作父丁彝者與辛子彝文例同商與賞同逸受賞於王因爲其祖若父作祭器逸當周初其祖父尙在商代故得以日名爲僞其情事可推也佳王正猶云王正月紀作器之時并讀爲型𠂔作𠂔見𠂔彝𠂔裔𠂔𠂔𠂔及父辛𠂔魚父丁𠂔方𠂔卽方鼎說文𠂔部以𠂔爲鼎屬象腹交文三足爾雅釋器云鼎款足者謂之𠂔是𠂔鼎古通僞不別故此方鼎四足亦得僞𠂔并方𠂔蓋謂以型范鑄此方鼎也史逸爲周文武時賢史世爲尹

氏周書克殷謂之尹逸而世俘禮記曾子問僖十五年左傳國語周語逸並作佚據此鼎知逸爲正字故書雒誥亦併逸作冊明佚爲段借字大戴禮保傅以佚與太公周公召公爲四聖遺器流傳數千年巍然具存劇可寶貴陽湖費君岐懷得之拓以示余因爲據其文字審定之如此亦攷釋家所樂聞也

周虢季子白盤拓本跋

此盤舊藏毘陵徐氏兵後爲達官某所得今在廬州合肥此紙儀徵鍾副貢壽曾所詒猶初出土時拓本也平定張石州孝廉以四分周術推盤銘十二年正月初吉丁亥爲周宣王十二年正月三日副貢之弟貴曾以三統術推之亦與張推四分術同嘉興錢衍

石給諫紀事稟有此盤跋據毛詩傳初吉爲朔日謂當以月朔丁亥求其年然王文簡經義述聞詳辨月朔不得稱吉謂日之善者卽謂之吉日其在月之上旬者謂之初吉庠毛傳及論語孔注周官鄭注國語韋注之非余謂古書初吉有二義一爲月朔毛鄭所說是也一爲節氣之始國語周語云先立春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稷以告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是其義也張氏推此盤銘正月初吉不在月朔或當爲立春日抑或如王說泛指正月上旬皆未可知錢氏墨守毛詩說以獻疑固矣盤銘又云王各周廟宣厥爰卿卿讀爲慶祭統慶士以慶爲卿此銘以卿爲錢氏謂宣榭自取美名慶其例正同或釋爲卿非也

不必如公羊解詁宣王宮之說以證宣王時不嫌有
宣榭余謂說文釋宣字義云天子宣室也淮南王書
云武王破紂殺之宣室褚少孫補大史公書亦云武
王圍紂象廊自殺宣室是以宣名宮室固其本義周
之有宣廟猶殷之有宣室耳漢亦有宣室三輔黃公
圖亦援淮南書爲說
羊傳云宣謝者何古無榭字故
釋謝爲之宣宮之謝也何言乎
成周宣謝災樂器臧焉爾公羊所謂宣宮者亦謂宮
名猶云豐宮祗宮昭宮非先王廟堂故樂器得臧之
此銘宣廟與周廟連文則宣
廟當亦在廟中但非正廟耳而何劭公乃云宣宮周
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不知周自后
稷廟及文武世室外無不毀之廟宣王雖中興擬之
文武功德已不侔廟安得獨不毀乎余旣以拓本付

莊池更錄張錢兩跋以便省覽復推其未及之論疏
通證明之俾儒者知古金文字多符契經訓信足寶
也焉逢掩茂正月初吉丙午記

周遺小子散拓本跋

古經典國名字例正段遺出故其見於金文者多殊
異如邾作𡗗唐作𡗗燕作𡗗召作𡗗畢作𡗗獫狁作
𡗗允亦作𡗗執皆古字書地志所未聞此散云𡗗𡗗
男王姬𡗗𡗗𡗗字尤奇詭亦國名也阮文達釋𡗗爲
招蓋誤謂與召伯虎散之𡗗同字實則二字絕不相
似不可并爲一也𡗗字又見父癸角及父丁觚彼二
器文皆从泉又皆云才𡗗才卽在之省依義亦當爲
地名余前釋爲說文龜部魯之異文而據左傳甘讒

與尚書甘扈同地定魯爲扈之正字雖肥說而於形聲皆頗相似唯魯字省口而从酉角觥又咸从酉从泉不審何義攷書甘誓大戰于甘卽甘水水經渭水篇云甘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甘亭西在水東鄠縣昔夏啟伐有扈作誓于是亭是也竊疑甘水味甘宜酒故古■魯从酉泉酉泉殆卽酒泉也又說文巾部云古者少康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葬長垣又酉部云古者儀狄作酒醪禹嘗之而善遂疏儀狄杜康作秫酒竊疑杜康亦夏初人因儀狄酒醪之法而作秫酒其人名少康而居杜與夏王少康異杜在漢杜陵與甘扈在鄠地相近或杜康居杜卽因甘水而作酒古事茫昧無可質證而遺文間出有足資推迹者或可存備

一義也又攷昭元年左傳曰夏有觀扈國語楚語士
亶曰啟有五觀韋昭注云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觀
洛汭之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傳
曰夏有觀扈韋意蓋以五觀卽太康之弟五人而觀
卽左傳之觀五與扈則不相涉牽連引之蓋韋意士
亶所舉止有觀而無扈也余竊謂五爲響吾之聲母
國語之五卽響之省五觀實響觀亦卽觀扈自是二
國內外傳文義實同至書之五子自爲太康之弟五
人與國語之五不相涉內外傳之觀卽汲冢紀年之
王季子武觀與書序洛汭又不相涉自漢書古今人
表及王符潛夫論因國語五觀與書五子文偶同乃
并爲一談韋昭杜預及孔穎達等皆沿其說近儒又

以紀年之武觀爲五觀不知昆弟五人同封于觀於理難通武觀旣云季子止是一人又不得兼五其說皆齟齬不合依今攷定五觀之五爲魯亦卽扈而五子自爲五人武觀或爲五人之一五與武亦非一字如是則書與春秋內外傳各自爲義兩不相碍以較舊解之展轉糾互不猶瘡乎至扈本夏同姓國高誘淮南子注又以爲啟之庶兄故士亶屬之於啟抑或啟代有扈誅其君別以封子弟皆不可知要甘扈之扈正字當作魯或增益而从酉从泉或省作五又以聲近作扈形近作讒皆通借字也國語之五當爲國名非五子亦非武觀金文魯繫諸文或卽其左證與周唐中多壺拓本跋

右周壺款識六字云錫中多作醴壺舊未有箸錄近時始出土今歸費趁齋編修文雖不多而篆勢圓潤非秦漢以後物也錫字奇詭說文以來字書並未見近吳客齋撫部說文古籀補定爲韓字又據史記韓世家及戰國策韓公仲朋朋亦作侈謂錫中多卽韓仲侈然說文韓从韋軌聲與此全不相應吳說未足據也今檢晉公奩有晉公曰我皇祖唐公受大命左

右武王之語其唐字作

李易

此據吳子苾閣學據古錄吳釋爲唐甚塙吳荷

屋撫部符清館金石錄亦載此盒而

所撫字形多闕誤釋錫爲脚尤謬

左形與此錫字

形聲從橫小異而大致略同右旁瑑畫殘闕似是从

邑古文國地字多增邑此錫雖不从邑要是一字晉

祖唐叔彼奩曰皇祖顓公自是唐公無疑兩文蓋皆

鑑易聲古音與唐同部故說文口部唐古文作𠵽从
口易易亦聲也辭氏鐘鼎款識齊侯罇鐘說商湯云
𦉑𦉑成唐彼以唐爲湯亦唐易聲近相通之證然則
此壺觴中多亦卽唐仲多也唯觴字左从查不能塙
知其从何形攷說文角部觴籀文作𦉑云或从𦉑省
此疑卽段觴爲唐查卽查之省變若然此字實从𦉑
省易聲但左形查下尙有筆畫吳窓齊撫作𠵽則以
爲从𠵽今諦審拓本略有摩泐似本从𠵽卽以𠵽持
𦉑也攷金文婚字亦有如是作者如陳侯因脊敵昏
字作𠵽此左上从查正同彼查下从𠵽者疑从字省
卽昏字之半也說文日部昏字無古文而女部婚重
文有𦉑字云籀文婚如此車部又云𦉑古婚字其上

从𠂔亦與此合下从夕形則與吳樵亦似相應然許

書屨字譌互無聲義可說金文婚字則𠂔仲良壺婚

觀字作𠂔多父盤婚𠂔字作𠂔毛公鼎作𠂔

孟鼎作𠂔薛氏款識審碧龍啟亦有此二𠂔伯啟

作𠂔別有𠂔字說文無𠂔字疑毛公鼎作𠂔單

伯鐘作𠂔𠂔伯啟作𠂔又有𠂔字毛公鼎作𠂔

又有𠂔字說文亦未收疑𠂔之孟鼎殘字作𠂔其

偏旁並可與此參證合校諸文並奇異繇繇以意推

之古文婚字蓋从𠂔从女从耳會意疑取昏禮合𠂔

之義毛鼎𠂔字上𠂔下奴中箸且形即豆之省𠂔啟

變作𠂔似亦其流變可為从𠂔省之證多父盤則似

从𠂔與齊侯散𠂔相近並氏之省晉盥弟二𠂔字殘

畫亦類此。𠂔，仲良壺从刀者似从又，卽𡗗下之又。此壺查下似亦从刀，吳誤仍爲𠂔。𠂔，𠂔右復箸𠂔者，金文耳字多如此作，卽取之省。毛鼎、𡗗、𡗗亦有此形。綜校諸婚字，大氏从娶从𡗗省。諸器道異互有省變，要其从𠂔則同。足證古文婚、𡗗二字上形略同。此壺𡗗字卽从古文𡗗省。說文𡗗字傳寫失真，其上半形尙不甚相遠。下半則似涉𡗗字而誤。其已止𠂔三形聲義皆無可傳。以金文校之，从已者卽耳之誤。从止者卽又之誤。中从川者，或又卽豆省之形。誤下从𠂔者，又女之誤。由是可見古文𡗗上半之正形。並藉此可定古文婚之爲从𡗗省。許書古籀文舛異百出，非金文固無从訂之矣。至周時有三唐國一爲唐。

叔虞其後爲晉一爲堯後周書王會說墀上云唐叔
荀叔周公在左又云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
孔鼂注云唐虞二公堯舜後也是周初唐叔與唐公
同列於會又有近楚之唐國左宣十二年傳唐惠侯
是也凡三代國邑名字經典正段錯出往往舛互三
唐國未必正字果同或唐叔之唐當以勗爲正體亦
未可定而仲多之唐爲國爲氏尤無可稽覈要與韓
皆不相涉醴壺蓋盛醴之壺周禮天官酒正六齊皆
醴與三酒異而司尊彝六齊盛用彝別有壺尊以盛
酒此或因以壺盛醴與壺尊所用不同故特別異之
曰醴壺與

周師穌父散拓本跋

右啟器文百卅八又重文三蓋文百廿一又重文三

惟器文首行多師龢父改釐叔下五字云云十一字

餘大致略同審校文義實師釐因受王冊命而作祭

器以紀之釐叔當卽師釐也其冊命之辭云王若蓋

曰師釐才在昔蓋先王小學女敏可使既令女叟

乃且祖考嗣小輔二字今余佳唯驕繻橐乃令二

女嗣乃且舊官小輔衆蓋鼓鍾易錫女叔淑市金蓋

命疑範黃赤鳥飲勒用事敬殂夜勿瀆廢朕令以命

辭覈之師釐蓋嗣其祖父世爲王官云在昔先王小

學女敏可叟者依王制內則說周制王太子八歲入

小學國之子弟亦造焉故周禮大宗伯鄭注云王之

故舊朋友爲世子時其在學者是也若然師釐蓋亦

故舊之臣嘗與先王同在小學者吏讀爲使女敏可使乃述先王嘉寵師黷語謂其敏於才而可任使詩小雅雨無正曰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孔疏義可使不可使皆主天子論臣言之此語 與彼正同彼詩承上文云維曰于仕孔棘且殆若云不可使則爲天子所棄黜云可使又爲朋友所嫉怨皆深憂仕途之險巇此敵可使則嘉許之詞故卽命以官爵云令女嗣小輔又云衆鼓鍾似是以小輔而兼爲鍾師者師黷殆世爲樂官乎但小輔不見於周禮不知何官吳憲齊撫部謂卽小傅之借字攷大戴禮保傅篇有少傅周禮亦無之吳說未審塙否韞稟金文恆見薛尚功釋爲瞳京今攷韞當爲鍾

之𦰩縹文陳侯因脊散有練字可證稟疑古文就之
省說文京部就高也籀文作𦰩此似从京从言省與
彼略同縹就蓋重複申成之意金文通以叔爲淑叔
市猶詩大雅韓奕云淑旗毛傳云淑善也金黃亦卽
蒙叔市言之謂錫以善市其色則金黃卽赤市也據
玉藻凡再命以上皆得服赤芾詩小雅車攻云赤芾
金舄毛傳云諸侯赤芾鄭箋云金舄黃朱色也又斯
干云朱芾斯皇箋云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是詩
金舄卽赤舄箋詳言之則云黃朱金文如師𦰩散寧
盤師酉散頌鼎皆云赤市朱黃朱黃卽赤色此云金
黃亦猶彼云朱黃也凡舄市言金皆爲采色不關鏤
飾而車攻孔疏乃謂金舄加金爲飾此可以證其誤

矣聞此器有兩器同時出土文並略同此爲趁齊太史所藏其別器今不知歸何所惜不得拓本一校其同異也

周麥鼎攷

右方鼎銘文廿又八又重文一鼎爲井侯臣麥所作

井周畿內國名金文婁見或釋爲邢說文周公或釋

爲邢說文鄭地鄆據穆天子傳有井利謂當讀如字其

說近是銘首云隹十又一月井侯延囑攷麥二易炙

金用作鼎延借爲延聲近字通囑字金文罕見石旁

从囑作■說文囑象腹交文三足而此改爲从羊形

聲皆絕異金文囑字常見皆不作此形孟鼎殘字囑

作𠂔與此囑字偏旁正同鹹氏盤有囑字作𠂔

大疑卽此字从口从卩形𦣻簡小別爾此字說文未

收

說文𦣻部有𦣻字云炊氣兒从𦣻𦣻聲𦣻𦣻王篇或皆𦣻之省但𦣻字經典未見義亦難通耳

口部始有之而訓爲雉鳴則於此誼無取攷𦣻歷古

音同部故說文𦣻漢令作𦣻从𦣻聲金文疑借𦣻爲

歷說文歷傳也爾雅釋詁歷相也此𦣻亦取傳告相

導之義故其字从口云延𦣻者覲禮云擯者延之曰

升鄭注云從後詔曰延延進也金文大保散王降延

令𦣻大保𦣻父鼎作延令此延𦣻侶亦謂延進傳相

而賞賜之與延令義相邇孟鼎殘字云𦣻賓王乎

詳

𦣻又云王各廟𦣻王邦賓延王令賁孟云云彼鼎曰



延曰𦣻亦卽此鼎延𦣻之誼證與𦣻字作𦣻金文大

常見舊並釋爲刊近陳編修介祺釋爲干家校字形

塙是从于非从干陳說近是竊謂此卽說文弓部之
引字鄒解云滿弓有所鄉也在金文段爲于字於聲
義並可通■爲作器者之名其字作■余初疑爲彖
或彖字諦宋乃知其爲麥字說文麥部麥從來有穗
者从夂此上半从■卽來字見于趯鼎伯黼父敵及
石鼓者字並作■此與彼略同下半从■卽夂也銘
又云用從井侯征事者征行誼同史宄簠云史宄
旅匡從王征行文例正合征事卽行事也云用鄉多
有者鄉卽饗之省■字上从古文旅說文白部云
者从𠂔米聲
■宋古文旅下从土當爲堵之省其讀當爲諸輒盤有■木
字偏旁與此正同舊皆釋爲杜字以此鼎校之彼
字當爲楮蓋古文者多作■也用饗多諸友猶詩

六月云飲御諸友金文鉅中簠云諸友飲食具飽彼諸字作𦍋者夾以者爲諸但不从土耳近時新出金文如趯𦍋鼎云用𠂔寶鼎用鄉朋友先殫鼎又云用朝夕鄉乃多朋友蓋古賓祭禮並重饗飲朋友固制器勒銘之常語矣光緒丙申三月尋此鼎於永嘉家拓其文尙完哲可誦唯此數事略涉隱詭輒爲發疑正讀冀得自省覽焉

此鼎篆體峭勁橫畫發端率用方筆而標特纖銳斜曲處又善爲波折之勢與吳縣潘尙書所藏孟鼎似同出一原昔魏晉人僞託孔安國尙書敘謂壁中古文爲科斗形王隱晉書夾謂汲冢竹書字頭麤尾細俗名科斗文竊訝自宋迄今所出彝器

不可枚舉獨罕見有如孔王所云者今以此鼎及
孟鼎校之或卽所謂頭麤尾細之遺篆乎又說文
佳字云象形而篆文則與鳥形殊不相似唯此鼎
首佳字乃眞象鳥喙首腹翼足尾之形尤彝器文
所塵見竊意倉沮制字之初本如是俟後世整齊
變易之遂失其初情猶馬之古文本作後整
齊之迺成字也若此之類劇可寶貴丙申四
月手拓一本寄黃君中弢中弢精鑒絕倫而又妙
擅篆勢輒復舉此奉質不知以爲何如也

周要君孟攷

右周孟銘曰佳正月初吉要君白口自作饌孟用輝
贊壽無彊子二孫二永寶是尙凡文廿有五又重文

本說文傳寫譌作囟金文可據以校正唯古文要从
曰伯要散同此又省从𠂇雖展轉減省要於形義固
無盤也要蓋古國名之不見於經史者白口卽要君
之字下一字右旁似从旨積古齋鐘鼎款識齊侯甌
旨字作𠂇此與彼正相近左半不能定其所从之形
甌孟者金文多云饔鼎饔固饔散饔盤此云饔孟義
並同甌卽饔之反形說文食部云饔滫飯也又皿部
云孟飯器也小徐本則作飲器既夕注兩散兩杆鄭
注云杆盛湯漿杆孟同蓋孟可以盛飯亦可盛飲既
夕注據盛飲言之此云饔孟則據盛飯言之然則飯
器飲器義固兩通也銘末以𠂇尙協器與鐘鼎款識
召仲考壺積古款識史賓鉏文例亦同光緒丙子家

大人以鄂藩入覲詒讓待行得此於河南項城道次
因審定其文字之異者以資攷覽其它省段之字金
文恆見者不復箸也

漢衛鼎攷

東漢衛鼎同治甲子秋得於淮潁以建初慮僖銅尺
度之器高五寸八分口徑七寸二分兩耳高二寸五
分三足高三寸六分惟蓋已失去度不可考腹有棱
純素無文器鑿篆書大字十三曰鰲鼎容一又二多
參十大字旁又鑿小字三日八百八攷漢
書恩澤侯表周子南君元鼎四季十一月封初元五
季五月受封爲周承休侯綏和元季進爵爲公元始
四季爲鄭公王莽篡位爲章牟公建武二季五月受

爲周承休侯

後書帝紀續書百官志並作公

五季侯壺嗣十三季夏

爲衛公後漢書世祖紀建壺十三季二月

韋宏後漢紀二月作

丑庚午以周承休公姬常

惠棟補注云當作姬壺

爲衛公續漢

書百官志衛公建壺二季封周後姬常爲周承休公

十四

當作十三

季改常

此字亦誤

爲衛公以爲漢賓在三公上

郡國志兗州東郡衛公國本觀光壺夏名此鼎蓋建

壺初衛國始建時所鑄祭器旁三小字則當時鑄造

之數神明之胃克承昌祀誠可嘉也說文衛从韋市

从行唐元度九經字樣以爲隸省作衛然今世所傳

秦衛字瓦已有媼牛者此款亦同秦漢人作篆亦喜

媼筆不徒隸也韋上从一者說文韋部古文韋作

此作韋卽古文韋之變兩漢金石文字雖多省變猶

可攷見古籀遺意此類是矣

字不可識呂文義

攷之當卽壺字數目字大寫昉于兩京如王莽侯鉦

銘泰字李翁夫人銘耒字並已如此其六字大書作

陸者始見於唐汝州開元寺貞和尚塔銘而石刻五

經文字九經字樣則所記字數六字無不作陸湖南

唐袁滋所書元次山唐隕銘六字作則以與爲之此銘蓋以壺爲六猶之唐

宋人以漆柴爲七漢魏人止用泰耒也壺本从土與

聲此下从二者刻者偶省一筆如憲字中从丰漢隸

多省爲憲从土而夏承碑憲字獨作憲土亦省一筆

與此正相類矣此銘大小廬十有六名而𡗗二字與

衛字之韋上从一竝奇古希見爲商周金文及兩京

石墨所無亦足爲小學家廣異聞也

周大泉寶貨攷

國語周語景王鑄大泉漢書食貨志謂其文曰寶貨
鄭康成注周禮外府韋昭注國語並從其說唯唐固
謂文曰大泉五十則誤以新莽大泉爲周泉韋宏嗣
已不從之矣洪遵泉志及近代錢譜咸據漢志著錄
然洪志本顧烜錢譜於古泉多按文作圖肥造難信
後世錢譜又多沿洪書不必眞見其泉殆未足憑也
故近人宐泉翁氏竹朋李氏諸譜窮搜先秦圜泉甚
多獨無寶貨而別有圜泉文云孫取者咸謂卽寶貨
今攷以化爲貨聲類可通而以孫爲寶則無形聲可
說且金文寶字恆見絕無作此形者諦審其文實當
爲嗑字說文口部嗑咽也籀文作𠂔上象口下象

頸脈理是也經典或段爲益字故漢書百官公卿表述書益作朕虞益字作赫顏師古注云赫古益字蓋書隸古定以嗑爲益也此泉諸家所得又有於赫下箸三三等字者其赫字則皆同是當讀爲益化非寶貨也若然或景王大泉本曰益化而漢志誤以益爲寶抑或景王所作寶貨今已亡佚不傳而今所存益化自是周時候國所鑄與景王大泉無涉二者未能決定要益化非卽寶貨則固無疑也先秦圜法流傳絕眇漢儒詁經修史率未見古泉而譜錄家又務按目求泉不甚精究其文字故不能辨其異同謹攷正之以彌國語漢志之闕籍并以匡顧洪以來承譌之說焉

魏鄴宮殘專拓本跋

右與和斷專同邑薛茂才遇辰所藏目拓本詒予專

之面已琢爲研其背與側皆有文側爲隸書五日大

魏興和二目下專斷二字背爲篆書三行凡十二字

與王氏金石萃編馮氏金索所摹秦十二字瓦曰維

天降靈延元萬季天下康寧者正同十二字瓦申氏

涵真閣秦漢瓦當圖說云土人得之阿房宮故基故

程氏散秦漢瓦王蘭泉金石萃編孫開如寶字訪碑銘陳仲魚

文綴皆定爲秦瓦然皆以意度之無焯然微驗實則此

瓦文如靈中从四寧內箸齒並奇詭不合六書與秦

山嶧山琅邪臺刻石及權量銘牀不類必非秦物廬

紹弓抱經堂文集定爲漢物或近之耳此專爲東魏興味

閒所造文亦與彼瓦同者當由搏埴工匠依放舊制
爲之否則拓跋自永熙西驚東朝版宇不及關中倘
彼瓦與此專同出一時安得於阿房故基出土邪魏
書孝靜帝紀云興咏元季冬十一月癸亥呂新宮成
大赦天下改元二季春正月丁丑徙御新宮興咏紀
元雖在新宮已成之後然宮掖閤崇或徙御之後末
息將作專文語涉頌禱非臣民之家所宜有薛君云
此專爲燕人某所詒其爲新宮殘璧胎無疑也又元
納新河朔訪古記云臨漳縣鄴鎮東南二里古鄴都
北城東魏都此今爲河南彰德府臨漳縣古專大方可四尺其上有盤
花鳥獸之紋又有千秋及萬歲之字其紀年非天保
卽興和又有筒瓦者其花紋季號興專無異據此知

鄴城官鑿並有銘識此專與納新所見元號符合不足爲魏宮遺璧之塙證

無惠鼎拓本跋

鼎銘紀冊令無惠曰官司空

段紅

王道側虎臣說文

走部無道字疑貞之異文道側猶之先後左右虎臣卽周禮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又其屬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故云道側明在王之先後左右也詩大雅蕩云不明爾德以無背無側毛傳云背無臣側無人也竊謂詩背謂在王之後猶絲傳云予口有先後也側謂在王之旁猶左右也此銘道當訓正爾雅釋詁云貞正也謂正在王前猶揮人之正王面與背義相反而文例同詩舉背

以咳前銘舉道以咳後皆撮舉一隅毛詩未別白釋
之漢書五行志引傳作亾背亾亾小顏注遂誤釋爲
逆背傾亾失之遠矣